星清經解

478
331

B
2.0
931

東京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

燕寢考

學海堂
績溪胡主政培翬著

支那所錢有物

天子諸侯大夫士皆有燕寢后夫人大夫士之妻亦皆有燕寢考

周禮宮人掌王之六寢之修注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春秋書魯莊公薨於路寢僖公薨於小寢是則人君非一寢明矣疏天子六寢則諸侯當三寢亦路寢一燕寢一側室一內則所云者是也

按天子六寢路寢一小寢五路寢則正寢小寢則燕寢也正寢之一天子至士所不殊惟燕寢有隆殺耳天子燕寢五則諸侯當有三疏謂燕寢一側室一恐非詳後

門口 12
號番

天官序官寺人王之正內五人注正內路寢疏謂后之路寢耳若王之路寢不得稱內以后宮故以內言之故先鄭下注后六宮前一後五前一則路寢

內宰以陰禮教六宮注鄭司農云六宮後五前一元謂六宮謂后也婦人稱寢曰宮宮隱蔽之言后象王立六宮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五疏天子謂之六寢宮人所云者是也后亦象王立宮亦後五前一在王六寢之後爲之南北相當耳

憲禁令于王之北宮而糾其守注北宮后之六宮謂之北宮者繫於王言之

內小臣疏言北宮者對王六寢在南以后六宮在北故云北宮也

女史逆內宮疏言內宮亦對王之六寢爲內宮

禮記昏儀古者天子后立六宮注天子六寢而六宮在後疏云六宮在後者后之六宮在王之六寢之後亦六寢一小寢五

曲禮疏案周禮王有六寢一是正寢餘五寢在後通名燕寢其一在東北王春居之一在西北王冬居之一在西南王秋居之一在東南王夏居之一在中央六月居之凡后如以下更以次序而上御王於五寢之中也

按孔氏釋燕寢以爲一在中央而四居四隅考月令天子所居每月各異其方此五寢皆王燕處之地當亦隨時而異孔義蓋有所傳陳氏禮書本此謂后之六宮亦正宮在前五宮在後其制如王之五寢據內宰賈疏謂后不專居一宮陳說

或然今從之

內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穜之種而獻之于王注六宮之人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者每宮九嬪一人世婦三人女御九人其餘九嬪三人世婦九人女御二十七人從后唯其所燕息焉

女御掌御敘于王之燕寢則王不就后宮息也注于王之燕寢治事之處而所居恒在於燕寢后夫人以下分居六宮其有當御者則就於王之燕寢此古者王后居宮寢之制也

考工記匠人內有九室九嬪居之注內路寢之裏也疏按內宰王有六宮九嬪已下分居之若然不得復分居九室矣此九嬪之九室與九卿九室相對而言之九卿九室是治事之處則九嬪九室亦是治事之處故與六宮不同

按據左傳諸侯夫人有內宮之朝則后正宮之前當亦有朝故昏義云后聽內治九卿之九室在正朝之左右本賈疏則九嬪之九室當亦在后朝之左右也

春秋僖公三十有三年經公薨於小寢注小寢內寢也

左傳薨於小寢卽安也注小寢夫人寢也

按此小寢當爲君之燕寢杜氏以爲夫人寢非也玉藻君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注小寢燕寢是燕寢對路寢爲小寢明矣穀梁傳曰小寢非正也范注云非路寢可證

定公十有五年經公薨於高寢注高寢宮名不於露露與路通寢失其所

公羊傳莊公三十有二年公薨于路寢者何正寢也注公之正寢也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父居高寢子居路寢孫從王父母妻從夫寢夫人居小寢

按何氏之說與禮不合未足爲據孔穎達禮記正義已辨之見後

禮記文王世子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官正室守太廟諸父守貴官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官下室注下室燕寢

內則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注外寢君燕寢也疏燕寢當在內而云外寢者對側室而爲外耳側室在旁處內故謂燕寢爲外寢也

按燕寢當對夫人內寢爲外寢不對側室爲外疏說非是

公庶子生就側室

按孔氏正義云宮室之制前有路寢次有君燕寢次夫人正寢又云側室次燕寢在燕寢之旁是側室亦燕寢也天子燕寢有五則諸侯當有三是其差等對路寢言均謂之燕寢對燕寢之在中者言則在旁者又謂之側室側旁也以在旁故名諸侯左右兩旁皆有側室大夫則側室止一是又其差也

喪大記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於寢士之妻皆死於寢注君謂之路寢大夫謂之

適寢士或謂之適室內子卿之妻也下室其燕處也疏諸侯三寢一正者曰路寢二曰小寢卒歸於正故在路寢也夫人亦有三寢一正二小亦卒正者也案莊公三十二年公羊傳何休注云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孫從王父之寢案周禮掌王之六寢之修何休云天子三寢與周禮違不可用

按諸侯路寢一小寢三夫人亦正寢一小寢三孔疏謂諸侯夫人三寢兼正寢言之非是詳後

左傳成公十八年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注內宮夫人宮疏於夫人之宮有朝羣妾之處故云內宮之朝

按內宮卽夫人正寢詩碩人毛傳云夫人聽內事於正寢是夫人有聽事之朝也

公羊傳僖公二十年西宮災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注西宮者小寢內室楚女所居也禮諸侯娶三國女以楚女居西宮知二國女於小寢內各有一宮也故云爾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

穀梁傳桓公十四年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疏禮王后六宮諸侯夫人三宮也

祭義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注諸侯夫人三宮半王后也疏諸侯之夫人半王后故三宮世婦之吉者亦諸侯世婦

按諸侯夫人止一此所卜者爲世婦故下云世婦卒甸諸侯世婦分處三宮而云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以三宮統於夫人故繫夫人言之鄭注謂諸侯夫人三宮半王后亦大較之辭其實三宮謂夫人小寢三不兼正宮在內蓋正寢自天子以至於士皆止於一無所增也燕寢天子則五諸侯則三所以昭隆殺示等差也王后小寢有五則諸侯夫人小寢當有三亦降殺以兩也孔穎達謂諸侯三寢路寢一小寢二賈公彥謂三寢路寢一燕寢一側室一考之內則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注疏解此經爲大夫之制謂夫正寢之室在前燕寢在後側室又次燕寢之旁是大夫有燕寢有側室矣既夕記朔月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賈疏以下室爲

燕寢則士有燕寢矣內則云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庶人無側室則士得有側室矣若諸侯小寢二與大夫士同爲燕寢一側室一不幾上下亡等乎然諸侯小寢三大夫以次差之當小寢一而得有側室者以側室是生子及月辰所居故大夫士亦得立之何休云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陳氏禮書因之謂諸侯小寢二而東西建焉春夏居東寢秋冬居西寢其說無所據順時易居惟王者則然諸侯不聞有此唯江氏鄉黨圖考所載諸侯宮寢圖前列君路寢次君小寢三次夫人正寢次夫人小寢三爲得其制江圖又於夫人寢旁列世婦及諸嬪御所居寢恐非據內宰注天子三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則諸侯世婦以下亦分居

夫人宮也曲禮下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

又按諸侯小寢雖三而所居常在中之燕寢其在旁側室則夫人及妾生子月辰居焉內則注云凡子生皆就寢室孔疏云內寢是君之常居之處夫人不可於此寢生子故知亦在側室也又生子不於正寢者以其尊不於夫人小寢者以世婦以下分居焉故也

又按左傳魯有楚宮晉有固宮皆是隨意所欲爲之不在燕寢之數魯之高寢當亦似此

內則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注)側室謂夫之室案注夫字今本及通典改正古無訓側爲夾者據正義亦作夫爲是次燕寢也(疏)夫正寢之室在前燕寢在後側室又次燕寢在燕寢之旁故謂之側室妻既居側室則妾亦當然也故春秋傳云趙有側室曰穿是妾之子也生子不於夫正室及妻之燕寢必於側室者以正室燕寢尊故也

按正義以此節爲明大夫以下之法是大夫有側室矣益諸侯燕寢三而左右在旁者謂之側室大夫則燕寢一而復於其旁立側室以爲妻生子月辰所居諸侯之側室有二大夫則側室止一是亦其差也

又按春秋傳側室是對適子爲正室言非以居側室得名益以妻生子亦居側室故也正義殊牽混

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漱澣風齊見於內寢(注)內寢適妻寢也(疏)知內寢適妻寢者以其稱內故知是適妻寢也凡宮室之制前有路寢次有君燕寢次夫人正

寢卿大夫以下前有適室次有燕寢次有適妻之寢

檀弓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

父在哭於妻之室非爲父後者哭諸異室有殯聞遠兄弟之喪

哭於側室無側室哭於門內之右疏此哭於門內之右謂庶人

無側室者

按疏以無側室爲庶人則上所云蓋士制也

儀禮既夕記朔月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注下室如今之內堂

正寢聽朝事疏下室如今之內堂者下室既爲燕寢故鄭舉漢

法內堂況之云正寢聽朝事者天子諸侯路寢以聽政燕寢以

燕息按玉藻云朝元端夕深衣鄭注云謂大夫士也則聽私朝

亦在正寢也

按士喪禮經曰士死于適室記云士處適寢適室與適寢同

謂正寢也士有私臣故鄭云正寢聽朝事是士亦有朝矣此

下室爲燕寢是士有燕寢矣內則云庶人無側室則士得有

側室與大夫同矣喪大記云內子未命死於下室注云下室

其燕處則大夫之妻有正寢燕寢矣檀弓云父在哭於妻之

室則士之妻別有室矣喪大記云士之妻皆死於寢孔穎達

謂士與妻各死其正室賈公彥謂妻與夫同處卒皆於夫之

正寢禮記疏引熊氏說同據既夕記云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浴不別言

卒所則皆於士之正寢可知以此考之似士妻唯有一室不

必別有正室也陳氏禮書謂卿大夫士之妻皆有二寢說無所據

又按正寢天子諸侯謂之路寢亦曰大寢大夫謂之適寢士

或謂之適室燕寢天子諸侯謂之小寢諸侯又謂之少寢見左傳又謂之外寢見內則又謂之下室又謂之側室大夫士亦曰下室曰側室自其宴息之義謂之寢指其所居之處謂之室釋名云寢寢也室實也

父子異宮考

禮記內則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注異宮崇敬也

儀禮喪服傳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疏案內則云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不命之士父子同宮縱同宮亦有隔別亦爲四方之宮也

士昏禮期初昏陳三鼎于寢門外注寢堵之室也疏命士以上之父子異宮自然別有寢若不命之士父子同宮雖大院同居其中亦隔別各有門戶故經總云寢門外也

左傳隱公三年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注得臣齊大子也大子不敢居上位故常處東宮疏四時東爲春萬物生長在東西爲秋萬物成就在西以此君在西宮大子常處東宮也或可據易象西北爲乾乾爲君父故君在西東方震震爲長男故大子在東也

按宮室之制前有正寢次有燕寢次夫人正寢及燕寢皆南北相直爲之子所居當在其旁故云東宮又或子衆多則各立一宮故有東西列者有南北列者儀禮所謂東宮西宮南宮北宮是也大子是長子故處於東宮非以對君在西宮而名東宮也疏牽合易義近鑿

公羊傳莊公元年於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注羣公子之舍謂女公子也

禮記曲禮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注女子有宮者亦謂由命士以上也春秋傳曰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疏女子已許嫁則有宮門列爲成人引公羊傳證女子有別宮也

喪服小記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疏此謂不命之士父子同宮者也若異宮則禫之

雜記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注言若同宮則是昆弟謂異宮也古者昆弟異居同財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有父母之喪當在殯宮而在異宮者疾病或歸者

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注宮中子與父同宮者也禮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

婦見諸父各就其寢疏諸父謂夫之伯叔也

按詩云東宮之妹禮記文王世子云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內則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則自天子至於命士皆父子異宮矣曲禮云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公羊傳羣公子之舍則女子亦別宮矣鄭氏云古者昆弟異居同財雜記云婦見諸父各就其寢則昆弟亦各異宮矣賈氏謂不命之士父子同宮雖大院同居其中亦隔別各有門戶於理宜然蓋宮者爲牆垣以周乎其外隱蔽之意異宮則異門故云不入其門又云至於寢門外若同宮者父子不可同居

一室故亦必隔別各有居處但其外其一垣墻耳

又按父子異宮者謂異燕寢耳其正寢則同檀弓云妻之昆弟爲一宮而其外當復有總宮以環之其一大門自大門而入

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又云父在哭於妻之室孔正義云適室正寢也此夫若父在則適室由父故但於妻室之前哭之是子與父共一正寢之證蓋燕寢各異者所以崇敬遠別正寢則一者以正寢所以行禮治事而家之事主於父故也

士昏禮壻乘其車先俟於門外(注)門外壻家大門外(疏)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故解爲壻家大門外若不命之士父子同宮則大門父之大門外也

按父子異宮者唯寢門異其大門則同蓋父子雖各有寢各

乃有正寢有燕寢又各爲異宮也鄭解爲壻家大門外者對婦家而言非謂壻別有大門也疏妄生分別非是

凡興婦沐浴纚笄宵衣以俟見(注)俟待也待見於舅姑寢門之外古者命士以上年十五父子異宮(疏)案內則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不云年限今鄭知十五爲限者以其十五成童是以鄭注喪服亦云子幼謂年十五已下則不隨母嫁故知十五以後乃異宮也

按曲禮云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是許嫁乃有別宮女子十五許嫁故鄭準此爲說也

天子諸侯大夫士常居皆在燕寢惟齋及疾乃居正寢考

大戴禮盛德篇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齋不居其室

周禮宮人注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以治事小寢以時燕息焉

穀梁傳莊公三十二年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儀禮士喪禮死于適室注適室正寢之室也疾者齊故於正寢疏按喪大記云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於寢士之妻皆死於寢鄭注云言死者必於正處也若非正寢則失其所是以僖公薨于小寢左氏傳云即安也是譏不得其正

既夕記士處適寢注將有疾乃寢於適室疏若不疾則在燕寢將有疾乃寢於適室疏按鄉黨孔子齊居必遷坐又祭義云致齊於內散齊於外皆在適寢但散齊得鄉外故云於外耳是其齊居適寢也

禮記檀弓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注內正寢之中疏此外謂中門外也禮斬衰及期喪皆中門外為廬堊室是有喪夜居中門外注恐內是燕寢故云正寢之中必知正寢者以致齊在正寢疾則容或在內寢若危篤亦在正寢此齊在內祭統云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對夫人之寢為外內耳

按此經外內以中門外對正寢言之蓋大故居中門外致齊與疾居正寢若常居則在燕寢也

玉藻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

按此外寢卽正寢對燕寢爲外寢也

祭統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疏）外謂君之路寢內謂夫人正寢是致齊並皆於正寢其實散齊亦然

詩采蘩箋祭事畢夫人釋祭服而去自廟反其燕寢（疏）燕寢夫人常居之處

嘉應葉　軏舊校
順德馮　佐勛新校

燕寢考

燕寢房室戶牖堂階考

學海堂

績溪胡主政　培翬　著

詩君子陽陽傳國君有房中之樂（疏）斯干箋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則天子路寢有五室無左右房矣言路寢房中可用男子者此路寢之樂謂路寢之下小寢之內作之非於正寢作樂也天子小寢如諸侯之路寢故得有左右房

斯干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箋云此築室者謂築燕寢也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西其戶者異於一房者之室戶也又云南其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室一南戶爾（疏）言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者以天子之燕寢卽諸侯之路寢禮諸侯之制也

有夾室又士喪禮小斂婦人髽於室而喪大記諸侯之禮云小斂婦人髽於室男子括髮於房婦人髽於室無西房故也士喪禮婦人髽於室在男子之西則諸侯之禮婦人髽於房亦在男子之西是有西房矣有西房自然有東房是諸侯路寢有左右房也天子路寢既制如明堂自然燕寢之制當如諸侯路寢故知天子之燕寢有左右房也既有左右則室當在中故西其戶者異於一房之室戶也大夫以下無西房唯有一東房故室戶偏東與房相近此戶正中比之爲西其戶矣知大夫以下止一房者以鄉飲酒義云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由無西房故以房與室戶之間爲中也但大夫禮直言房不言東西明是房無所對故也又解南其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燕寢之室獨一南戶耳故言南其戶也

按鄭義以天子路寢如明堂爲五室制燕寢爲左右房之制但唯云天子燕寢有左右房則諸侯以下之燕寢止一房明矣箋云西其戶者異於一房者之室戶也者謂一房之制房在東室在西室則東向開戶以達於房房則南向開戶以達於堂由堂入房由房入室而室之南無戶（說詳後）此左右房者之室在中南向開戶以達於堂而房與室無戶以相通較之一房者之室東其戶者爲在南而稍西故云西南其戶箋又言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室一南戶爾者解天子燕寢之室戶與路寢異宗廟路寢明堂同制別有考一篇茲不具說是箋說燕寢最爲明晰與內則士昏禮合孔正

義不達其旨乃援引士喪禮之言正寢者以亂之謂大夫以下無西房唯有一東房不分別正寢燕寢故後儒起而攻之不遺餘力不知正寢之制爲左右房諸侯以下東房西室見後鄭箋已明言之制唯天子有左右房諸侯以下東房西室見後鄭箋已明言之孔何不爲申及乎

又按鄭此箋明以一房者爲燕寢之制而注禮釋正寢亦每云天子諸侯左右房者益鄭先注禮而後箋詩故往往不同要之箋詩爲定說而注禮尚涉牽混也

禮記內則大夫七十而有閣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坫一注閣以板爲之庋食物也達夾室大夫言於閣與天子同處天子二五倍諸侯也疏崔氏云

宮室之制中央爲正室正室左右爲房房外有序序外有夾室按堂上之墻謂之序夾室在堂序之東西不在房之東西釋名云夾室在堂兩頭故曰夾可爲確證楊氏復儀禮圖列夾室於東房之東西房之西益緣崔說致誤別有夾室考一篇詳之

右夾室五閣諸侯卑庖廚宜稍近故於房中減殺於天子唯在一房之中而五閣也大夫既卑無嫌故亦於夾室而閣三也士卑不得作閣但於室中爲土坫庋食也

按婺源江氏謂此經爲燕寢之制其說甚確江氏儀禮釋宮增注云按左右達天子於此置閣以庋食物則燕寢有夾與箱矣此數語見釋宮增注單行本鄉黨圖考所載無之據玉藻云諸侯日出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下卽云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是諸侯每日常食在燕寢也諸侯退食在燕寢則天子亦然

故有閣以庋食也天子燕寢如諸侯路寢有左右房左右夾室諸侯燕寢東房西室唯有一房無左右夾室故閣但於房中設之此亦可證諸侯燕寢與天子異制也

又按庋食之制天子諸侯大夫同用閣士用坫（閣與坫宜有異經云大夫七十而有閣則未七十者與士同用坫可知）其設之天子於夾室諸侯大夫士於房中以經云公侯伯同可知經云大夫於閣三士於坫一注云大夫言於閣與天子同處謂大夫以上與天子同庋食於閣對士別爲坫以下皆無夾室孔正義云大夫既卑無嫌故亦於夾室而閣三益誤釋注意爾雅釋宮無東西箱右曰室曰寢言寢制也廟寢如是則燕寢亦然

又按大夫燕寢無夾室而左傳豎牛竄饋于个而退杜氏云个東西箱者彼是疾病處正寢故有箱此內則所陳是每日燕食之制在燕寢故也

夫入門升自阼階立於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注）入門者入側室之門也大夫以下見子就側室（疏）知入側室之門也者上文云妻將生子居側室至此三月之末未有妻出之文則知恒在側室此云夫入門謂入側室之門但側室在燕寢之旁亦南鄉故有阼階西階夫立于阼西嚮但卿大夫之室唯有東房妻抱子出自房者出東房當楣東面立與夫相對

按側室燕寢之一名與燕寢同制正義謂唯有東房甚是列女傳云子在內中內中卽室中是妻與子當居在室也妻居

在室而云抱子出自房則知室與房有戶以相通矣由室至堂必自房而出則知室之南無戶以達於堂矣若謂妻本居在房則經當云妻抱子出房不必云出自房出自云者正謂室與堂無戶以相通而出室必由房乃得至堂也自由此足證一房者之室戶與左右房者異而鄭氏詩箋之說於經爲有據矣

玉藻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

按據下云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則此所居爲燕寢明矣曲禮云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室中之位以奧爲尊爲人子者不主奧則父所居常在奧可知矣奧是室中西南隅凡居奧者必東面（儀禮每言席于奧東面）東面而當戶則室之戶在東而達於房又可知矣然則居恒當戶者卽謂居恒在奧也注釋當戶爲鄉明鄉堂圖考辨之云居室則戶當闔室有牖所以爲明非以戶爲明如開戶則有風寒豈可常當戶而坐乎檀弓孔子蚤作章因戶而坐謂坐於堂而當戶爾日偶然如此記禮者因此遂謂君子之居恒當戶恐不然矣堂上以戶牖之間爲尊位當戶非尊室中以奧爲尊位如與弟子同坐豈長者當戶而弟子居奧乎無是理也按江氏謂室中以奧爲尊位甚是而疑居恒當戶之說恐不然由未明燕寢之室戶在東而此經所居爲燕寢故也

又按經云寢恒東首與士昏禮異者昏禮寢于奧北止北止則南首彼是成

昏之禮此是平日常居之禮故不同也既夕記云寢東首于北墉下彼疾病居正寢亦云東首者蓋居則主奧寢則東首無問正寢燕寢皆然此經爲燕寢之制燕寢室戶在東故以當戶明所居之在奧也

儀禮士昏禮期初昏陳三鼎于寢門外注寢壻之室也疏命士以上父子異宮自然別有寢

按昏禮六禮皆行於廟成昏則在寢注云寢壻之室則此寢爲燕寢明矣

設洗于阼階東南

饌于房中醯醬二豆葅醢四豆兼巾之

尊于室中北墉下注墉牆也

尊于房戶之東注夫婦酌於內尊其餘酌於外尊尊于室中者房戶之東者爲外尊爲內尊尊于

按自上陳三鼎至此皆親迎之期壻家陳設器饌於燕寢之事據經云尊于房戶之東足證燕寢爲東房西室之制而房之南無夾室明矣蓋正寢有左右房堂之東西序外又有夾室故房戶逼近序內而房戶之東爲地無多燕寢唯有一房房在東室在西房之戶較左右房者爲近西而其南又無夾室故房戶之東得有餘地以設尊儀禮一經凡陳器物無有在房戶之東者惟此云尊於房戶之東亦足爲燕寢東房西室之明證也

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媵布席于奧夫入

于室卽席婦尊西南面媵御沃盥交注媵沃壻盥于南洗御沃婦盥于北洗

按自此至媵侍于戶外呼則聞皆論成昏於燕寢之事經云婦至主人揖婦以入者謂入大門也及寢門揖入者謂燕寢之門也上云設洗于阼階東南此云升自西階則燕寢有東西階矣注云御沃婦盥于北洗據下記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所謂北洗則燕寢亦房中半以北爲北堂矣（詩焉得萱草言樹之背傳背北堂也此詩爲婦人思其君子而作當卽燕寢有北堂之明證）經云夫入于室卽席不言由房入室者省文猶之下經婦廟見盥于門外婦執笲棗祼卽婦以入（注入室也）經總言入者亦爲省文也（由門外而入必先入門乃入室）

贊者徹尊冪舉者盥出除罪舉鼎入陳于阼階南西面北上

俎從設

北者逆退復位于門東北面西上

贊洗爵酌酳主人主人拜受贊戶內北面荅拜

贊洗爵酌于戶外尊入戶西北面奠爵拜皆荅拜

按上經云尊于房戶之東則此云戶外尊謂房戶也下云入戶亦謂房戶不別言房者兼室戶在內（謂先入房戶乃入室戶西北面奠爵）云贊戶內北面荅拜是室戶內

主人出婦復位（疏）直云主人出不云處所案下文云主人說服于房矣則此時亦東房矣

按主人出者謂從室出房故下直云主人說服於房明此時

出在房也

乃徹于房中如設于室尊否

主人說服于房賸受婦說服于室御受

御衽于奧賸衽良席在東皆有枕北止

主人入親說婦之纓注入者從房還入室也疏知從房還入室者夫前出說服於房今言入明從房入室也

按據此注云入者從房還入室則是房與室有戶以相通而室之南無戶審矣或疑經云主人出者謂室向堂開戶從室出堂從堂而入于房主人入者亦謂從房出堂復由堂而還入于室然經何以但云主人出不云入房但云主人說服於房主人入不云出房入室儀禮經文最爲詳悉不應此節于房不記所入亦不記所出也惟燕寢之室向房開戶出即在房故經直云主人出主人說服于房而無入房之文直云主人入即知其由房入室而不必更著出房之節如果室與房不相通而出必由堂而入房入必出房而由堂以入室則經即從略注必明之曰主人出者出室而入于房主人入者從房出入于室何以但云從房還入室也且以特牲少牢禮證之廟之制如正寢有左右房與室皆向堂開戶而不相通故特牲主婦致爵主人在室其出也經曰主婦出反于房少牢主婦獻尸在室經曰主婦洗于房中出酌入戶室戶西面拜獻尸是出室必云反于房出房必云入室以此例之知經但云主人出主人說服于房主人入無出房入房之文爲室與

房相通而室戶之外卽爲房戶明矣

燭出媵餕主人之餘御餕婦餕贊酌外尊酳之注外尊房戶外之東尊

媵侍於戶外呼則聞

按此戶外當爲房戶外楊氏儀禮圖圖媵侍於房戶之外甚是蓋燕寢之制東爲房西爲室堂上惟房有戶室則無戶而有牖故戶牖之間亦爲正中若室向堂復有戶則必在牖之東而二戶一牖偏列不成制度矣詩七月云塞向墐戶下卽云入此室處則爲燕寢之制無疑據毛傳云向北出牖也正義云爲寒之備不塞南窻是燕寢有南牖有北牖矣若正寢則有南牖無北牖別有向牖考一篇詳之燕寢之室在旁開戶故于北復開一牖以取明經云尊于室中北墉下不云北牖下又似北唯有墉而無牖者以婦位在尊西南面設尊之處不正當中而偏於東故云北墉下也

又按或疑昏禮爲燕寢之制于經無據安知成昏非在正寢然經雖無文注已明言之矣下云夙興婦沐浴纚笄宵衣以俟見注云俟待也待見於舅姑寢門之外則此寢爲子之寢矣禮記昏義云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注云降者各還其燕寢婦見及饋饗於適寢按注但言婦見及饋饗在正寢則成昏在燕寢明矣益正寢以行禮燕寢以燕息成昏不當在正寢故知此經爲燕寢之制也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

側戶出公衿檻而歌

按此室卽燕室說文云側旁也燕室不正向堂開戶而在旁開戶故云側戶是亦室戶在東之一證也據云衿檻而歌則燕寢堂上亦有檻也

尙書大傳古者后夫人將侍于君前息燭後擧燭至于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于君雞鳴大師奏雞鳴于階下夫人鳴佩玉于房中告去也

按古者進御之法皆在君之燕寢此云至于房中然後入御于君又云鳴佩玉于房中告去則燕寢之制房與室有戶以相通而由房入室爲確不可易矣此諸侯之制若天子燕寢如諸侯之路寢有左右房房與室各向堂開戶而不相通傳

云后夫人者蓋連文言之其實此傳所云專爲諸侯之制觀下言君及單言夫人可見蓋天子路寢爲五室之制燕寢爲左右房之制諸侯路寢既爲左右房燕寢當降於路寢故爲東房西室也

又按家墨莊承琪云漢書晁錯傳家有一堂二內疑亦古人燕寢東房西室之制此說甚是蓋宮室之制內爲房室外爲堂正寢則室與左右房而爲三燕寢則一房一室而爲二故云二內此傳雖是居民之制然亦可證古者東房西室之法至漢猶有存也

附考注疏東房西室誤說

儀禮大射儀宰胥薦脯醢由左房注左房東房也人君左右房

疏以人君左右房故云左房對大夫士東房而已故云東房不言左以無右所對故也

公食大夫禮記宰夫筵出自東房注天子諸侯左右房疏天子諸侯左右房以其言東房對西房若大夫士直有東房而已故直云在房也

禮記禮器君在阼夫人在房注天子諸侯有左右房疏以卿大夫以下唯有東房故鄉飲酒鄉射尊於房戶間賓主夾之無西房也知天子諸侯有左右房者以士喪禮主婦髽于室在主人西喪大記君之喪婦人髽帶麻于房中亦當在男子之西故彼注亦云則西房也又顧命云天子有左右房此云夫人在房又云夫人東酌鬱尊是西房也故云天子諸侯有左右房

喪大記婦人髽帶麻于房中注婦人之髽帶麻于房中則西房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疏案士喪禮主人髺髮袒衆主人免於房鄭注云釋髺髮宜於隱者是主人等括髮在東房士喪禮又云婦人髽于室以男子在房故婦人髽于室大夫士唯有東房故也此經兼明諸侯之禮有東西房男子既括髮于東房故知婦人髽及帶麻于西房云天子諸侯有左右房者欲明經中房是西房也天子路寢制如明堂熊氏云左房則東南火室也右房則西南金室也諸侯路寢室在于中房在室之東西也

陳氏禮書云諸侯路寢與大夫士之室皆東西房士喪禮男子髺髮于房婦人髽于室喪大記主人即位于戶內婦人髽于房士禮婦人髽于室在男子之西則諸侯之禮婦人髽于

房爲西房矣士亦有西房而婦人於此髽者尊卑之別然也

鄉飲酒記云薦出自左房鄉射記曰出自東與大射諸侯擇士之官宰胥薦脯醢由左房其言相類蓋言左以有右言東以有西則大夫士之房室與天子諸侯同可知鄭氏曰大夫士無西房誤矣楊氏儀禮圖亦引其說謂鄭注未必然

李氏儀禮釋宮云按聘禮賓館于大夫士君使卿還玉于館賓退負右房則大夫亦有右房矣又鄉飲酒禮薦出自左房少牢饋食禮主婦薦自東房亦有左房東房之稱當攷江氏增注云按堂後室居中左右有房上下之制宜皆同若東房西室則室戶牖偏西堂上設席行禮皆不得居中疑古制不如此左房無北墉有北堂北階異於右房故凡陳器服及婦人立位常在此經或省文單言房即知是東房非謂無西房右房也而經與記亦有言左房東房右房者則上下同制可知自天子降殺至士士亦左右房其室雖迫狹亦自足以行

禮先儒東房西室之說由鄉飲酒義而誤

敖氏儀禮集說云聘禮賓退負右房而立記曰鄉館於大夫而此云負右房則大夫之家亦有左右房明矣

萬氏儀禮商云鄉射禮曰賓南面衆賓之席繼而西鄭謂堂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無右房若是則賓席牖前固當西北矣然而實遍西序席西餘地無幾何能容衆賓之席陳用之云大夫士房室與諸侯同乃得其解矣

儀禮聘禮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賓退負右房而立疏大夫士直有東房西室天子諸侯左右房今不在大夫廟於正客館故有右房也

儀禮商云余於鄉飲酒謂大夫士若無右房則賓坐西北巳

逼西序不容衆賓之席以爲必有西房茲于聘禮還玉賓升自西階受圭退負右房而立則明言有右房矣據此經云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士館于工商而曾子問有言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賈疏因謂此負右房或不在大夫廟而于正客館故有右房意若以舍于大夫則不當有右房也予謂古者之邦交不一所以待客者當必非一處而古者上下之等威甚辨所以待國君與待外臣者當必不從同卽令舍聘賓于公館亦必大夫之館而非諸侯之館也在此經明言館于大夫乃因有右房而指之爲諸侯之公館可乎且賓之去也釋皮帛于館堂賓不致主人不拜果公館而有主人乎若公館當稱館人不得稱主人

按大夫士宗廟與正寢同制俱有右房聘禮經已有明文鄭惟云天子諸侯有左右房致滋孔賈之惑按天子宗廟如明堂亦不得有左右房鄭注已自相違戾按爲五室之制如明堂亦不得有左右房爲火室右房爲金室亦非諸儒反覆辨論詳矣然東房西室之說鄭氏當有所受必非右人無此制度而鄭氏意造爲說其注禮時以解宗廟及正寢益出傳聞之誤未及審定至其箋詩則固明以一房者爲燕寢之制證之內則士昏禮諸經俱合鄭學至箋詩而大成惜孔穎達詩疏不能申明其義後儒又徒知大夫士無右房之說爲非而不知其爲燕寢之制於鄭氏詩箋亦弗深考也

尙書大傳天子之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公侯七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

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二雉伯子男五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士三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以一爲高有室無房堂(注)廣榮間相去也雉長三丈內堂東西序之內也高穹高也今士禮有房此云無房堂也

按張氏惠言儀禮圖據此傳謂人君東西房皆有堂大夫士西房爲室制有北壁故西房不得房名以此爲東房西室所由誤又謂傳或當云士無右房堂鄭不能定其脫字然此傳所言多與經不合又無大夫之制則其爲殘闕無疑未可執此爲言西室者解也

廟寢考

周禮隸僕掌五寢之掃除糞洒之事(注)五寢五廟之寢也周天子七廟唯祧無寢詩云寢廟繹繹相連貌也前曰廟後曰寢(疏)知周天子七廟惟祧無寢者此云五寢下云小寢大寢不言祧之有寢明二祧無寢也引詩云寢廟繹繹者欲見前廟後寢故云相連之貌也按爾雅釋宮云有東西廂曰廟無曰寢寢廟大況是同有廂無廂爲異耳必須寢者祭在廟薦在寢故立之按昭十八年鄭災簡兵大蒐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者彼廟不在宮中地隘故廟寢別處也賈氏聘禮記疏又云廟有南其寢在道北是寢者左傳大叔之廟在道其前曰廟後曰寢

按自天子至士皆有廟有寢廟在前寢在後廟所以象生人之有正寢也寢所以象生人之有燕寢也廟之制與正寢同

則寢之制宜與燕寢同故因考燕寢而及之據鄭注以爲寢廟繹繹相連貌則寢與廟不別處明矣

祭祀修寢（注）於廟祭寢或有事焉月令凡新物先薦寢廟（疏）只在寢不在廟連廟言之者欲見是廟之寢非生人之寢故也

大喪復於小寢大寢（注）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始祖曰大寢

禮記月令寢廟畢備（注）凡廟前曰廟後曰寢（疏）廟是接神之處其處尊故在前寢衣冠所藏之處對廟爲卑故在後但廟制有東西廟有序牆寢制惟室而已故釋宮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是也

爾雅釋宮室有東西廂曰廟（注）夾室前堂

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注）但有大室（按室今本譌爲寢依儀禮聘禮記疏引改正經文室與廂對廟與寢無東西廂矣

有大室者曰寢

按孔賈疏義引此經皆以寢爲廟之寢是廟寢無東西廂則燕寢無東西廂可知

廟寢無東西廂則燕寢之制自諸侯以下亦無東西廂可知天子有左右達見內則但孔及鄒又以寢無序牆恐未必然有廂者廂在序外無廂者序當近邊與後壁相接若無序牆恐不成制度也

左傳昭公十八年（注）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疏）其廟當在宅內以其居處狹隘故廟在道南寢在道北也寢卽游吉所居宅也

按此傳當以孔疏之說爲是其寢其字指大叔言不指廟言廟之寢非也賈氏疏禮引以爲廟寢之證於是後人遂謂廟與寢中有道以隔之而廟寢之制紊矣此寢卽爲廟寢亦是因地迫狹故於道北爲之未可爲典要也

庶人寢室考

儀禮聘禮記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注館者必於廟自官師以上有廟有寢工商則寢而已疏自士以上有廟者必有寢庶人在官者工商之等有寢者則無廟故祭法云庶士庶人無廟祭于寢是也

禮記王制庶人祭於寢注寢適寢也疏此庶人祭寢謂是庶人在官府史之屬及尋常庶人此祭謂薦物以其無廟故惟薦而已薦獻不可褻處故知適寢也

按士以上有適寢有下室庶人則未必有適寢但有下室而已以適寢所以行禮而禮不下庶人故也此祭於寢當爲廟之寢士以上有廟有寢祭在廟薦在寢庶人則但爲寢以薦其先祭法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注凡鬼者薦而不祭庶士府史之屬其制與士廟後之寢當亦不殊但無廟爲異據聘禮記士館于工商工商之寢以館士則其爲廟之寢無疑蓋亦在下室之東爲之與下室別爲門牆若適寢當卽在下室之前逼近內處出入必由于此恐非所以爲館客之地也

內則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疏以無側室妻在夫寢妻將生子故夫出避之

按士以上妻與夫異室庶人則或同居一室以七月詩云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疑同在一室大車詩云穀則異室或指士以上言之故及月辰夫出避之羣室者蓋於其室之前隨地所宜爲之不必有一定制度故謂之羣室也

詩七月穹室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傳箋云曰爲改歲者歲終而一之日臘發二之日栗烈當避寒氣而入所穹室墐戶之室而居之向北出牖也

疏爲寒之備不塞南窻故云北出牖也

按庶人寢室之制經少明文據此經爲庶人之制則是室有牖有戶與士同矣上云蟋蟀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則是屋有宇其下當宇之處亦得宇名矣士喪禮宇西階上注宇棟也說文宇屋邊也宇是屋檐垂

邊之處凡言宇者皆謂其地上當宇非謂在屋宇之上也此云在屋在戶而唐風云蟋蟀在堂則是庶人亦有堂矣丰詩云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正義云士禮受女於廟堂庶人雖無廟亦當受女於寢堂則是其寢亦有堂矣據禮器云士堂三尺以爲差之庶人之堂其一尺與丰正義又云人君之禮尊故於門設塾庶人不必有塾則是門之制與士以上異矣至士之室有房庶人則無文疑不能決也

又按庶人所居有室有廬室在邑中廬在田野詩云中田有廬其制或於檐下爲壁壁間開門而不必有堂左傳所謂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避燥濕寒暑是也

古者寢室之制有正寢有燕寢自天子至士皆然前人說宮室者詳於正寢而燕寢恆畧乃不自揣廣蒐羣經旁徵衆說輯存梗概兼及廟寢庶人寢制爲燕寢考二卷績溪胡培翬

卷首

東房西室疑問

卷上

天子諸侯大夫士皆有燕寢后夫人大夫士之妻亦皆有寢考

父子異宮考

天子諸侯大夫士常居皆在燕寢惟齋及疾乃居正寢考

卷下

燕寢房室戶牖堂階考

附考註疏東房西室誤說

廟寢考

庶人寢室考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零一

嘉應葉　蚌舊校
順德馮佐勛新校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零二　學海堂

研六室雜著

績溪胡主政　培翬　著

大夫二朝考

陳氏禮書謂卿大夫有二朝本於國語魯語公父文伯之母謂季康子曰自卿以下合官職于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又曰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韋昭注云外朝君之公朝內朝家朝也陳氏以韋注爲非蓋疑外朝如韋說則仍是君之朝而非私朝培翬以考工記證之而知韋氏之說不可易也記曰外有九室九卿朝焉鄭注云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賈疏云九卿之九室在門外正朝之左右爲之此天子制諸侯治朝之兩旁亦當有室但其數無九耳據此則韋氏所謂君之

公朝者非謂路門外每日朝君之所乃謂正朝之兩旁正朝鄭治朝是也大夫以下有府史胥徒之屬爲私臣故治事之處亦謂之朝韋以地在公朝故繫公朝言之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盥古者君臣每日朝於治朝既畢君退聽政於路寢諸臣聽事於治朝兩旁之室俟諸臣聽事畢退歸然後君適小寢故敬姜云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若以韋氏所云公朝爲卽指君之正朝則每日視朝一揖而退安所謂業君之官職者近人又以二朝皆在大夫家內尤非據玉藻云將適公所居外寢下云乃出揖私朝注私朝自大夫家之朝也是大夫家內止有一朝然則大夫所謂二朝者其一在自己家內玉藻所云及左傳伯有嗜酒朝至未已叔孫昭子朝其家衆論語冉子退朝者是其一在公朝之兩旁考工記所言者是詩鄭風緇衣傳云緇黑色卿士聽朝之正服也聽朝謂聽事于治朝兩旁之室箋云緇衣者居私朝之服也孔正義申之云退適治事之處爲私對在天子之庭爲公此私朝在天子宮內卽下句適子之館是也箋又云卿士所之館在天子之宮如今之諸盧正義亦引考工記釋之謂天子宮內卿士各立曹司有廬舍以治事足證韋氏之說與毛鄭合而二朝之制無庸異議矣

釋韐

韐者茅蒐染韋之名

詩韐韐有奭傳曰韐韐茅蒐染韋今本韋作草誤也一入曰韐今本脫入

字此依詩疏所引定本　說文亦云韎茅蒐染韋也一入曰韎汲古閣本入說文宋本不誤　从韋末聲葢本毛傳說文敘傳詩毛氏　左傳正義引賈逵國語注引三君三君謂賈虞唐竝云一染曰韎一染與一入同鄭氏士冠禮韎韐注云合韋爲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是韎爲茅蒐染韋之名若染帛用茅蒐則一染謂之纁不名韎也

其色赤黃

鄭氏玉藻一命縕韍赤黃之閒色所謂韎也此解韎字爲確詁爾雅一染謂之纁說文纁帛赤黃色爾雅郭注以紅是赤白之閒色宜有別　染韋謂之韎因事異名而其色則同以皆一入故也爾雅又云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此皆言茅蒐染赤法韎一入赤色淺近黃故爲赤黃色鄭氏雜問志以淺赤韋釋韎韋亦與玉藻注合杜氏左傳注徑云韎赤色殊未審別說文𣗥韐字本或字注云士無市敝字有𣗥其色韎賤不得與裳同司農曰裳纁色是許君以一染之韎爲淺於三染之纁故云其色異若以韎爲卽赤色則玉藻之縕敝赤敝奚以分許君又何爲用其區別乎

染韋以爲蔽膝曰韎韐

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注曰韎韐縕敝也合韋爲之其服爵弁服紃衣纁裳也說文曰韐制如榼缺四角爵弁服其色韎凡經傳言芾言敝言韠言韐者皆是蔽膝鄭氏采葛箋云韐

芾太古蔽膝之象玉藻注云韠之言蔽也又云敬之言亦唯蔽也說文韠敝轉相訓云所以蔽前又云士無敝有韐敝也說文本作市敝以韋爲之故旁从韋晁服謂之芾芾與敝同說文或作黻及左傳之衮晁黻珽从市者皆是假字易經之朱紱乃後代俗字魏晉以後用絳紗爲敝故改從糸王弼據以入經非也其皮弁朝服元端之等皆名爲韠士之爵弁服與冕服大同爵弁與冕同制唯旒爲異又與冕服皆元上纁下而不得名爲敝者以大夫以上有山火龍章之飾謂之敝明堂位有虞氏服敝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注云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敝韋而已士無飾則但本其質言之謂之韐言其合韋爲之也又其服以助君祭尊於皮弁朝服之等故亦不名爲韠此韐之名唯施於士之爵弁服他服無此稱玉藻又名緇敝者以其一命之中兼有子男之大夫飾以山又士不得服冕大夫得服冕服助祭故變韐言敝若儀禮士冠禮士喪禮諸篇則皆言

韐無言敝者士冠禮爵弁服韠韐士喪禮陳爵弁服韠韐又云設韐帶此其證也韐言其質韠言其色韐之言韠韐猶芾之言朱芾赤韠之言爵韠也

素韠也

染韋以爲戎服曰韠韋

左傳有韠韋之跗注杜注韠赤色當云淺赤色戎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注韋弁以韠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傳曰晉卻至衣韠韋之跗注是也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說文緹帛丹黃色賈疏左傳賈服等說跗謂足跗注屬也袴而屬於跗國語卻至以韠韋之跗注韋昭云跗注兵服自要以下屬於跗若據鄭雜問志則以跗爲幅注亦爲屬以韠韋幅如布帛之幅而連屬以爲衣而素裳六月詩疏引雜問志作韠韋之不注不讀如幅注屬也幅有屬也以淺赤韋爲

弁又以爲衣而素裳白舄也跗注作不注者古字不跗通見小雅常棣鄭箋既與諸家不同又與此注裳亦用緅韋有異者鄭君兩解此注與賈服同裳亦用緅韋也培翬按鄭氏此注與賈服同而亦異據賈服之義則下不爲裳其制如袴而連屬於跗據鄭氏之義則以爲有衣有裳不相連但跗注之義當如賈服諸家之說其解韋弁服當以鄭氏司服注爲正兵服用韋爲衣裳者取其堅而制爲跗注者卻至所獨不與衆同故楚子表而異之不然兵事服緅韋是其常國語何以獨云卻至以緅韋之跗注三逐楚共王卒乎又鄭氏詩箋云天子之服韋弁服朱衣裳司服注云以緅韋爲裳引左傳及漢制證韋爲緅色而雜問志又云素裳者據左傳均服振振謂戎事上下同服則卿大夫卽戎當用緅爲裳緅韋弁服朱衣裳爲衣而素裳白舄也跗注作不注者古字不跗通見小雅常棣鄭箋既與諸家不同又與此注裳亦用緅韋有異者鄭君兩解此注與賈服同裳亦用緅韋也培翬按鄭氏此注與賈服同而亦異據賈服之義則下不爲裳其制如袴而連屬於跗據鄭氏之義則以爲有衣有裳不相連但跗注之義當如賈服諸家之說其解韋弁服當以鄭氏司服注爲正兵服用韋爲衣裳者取其堅而制爲跗注者卻至所獨不與衆同故楚子表而異之不然兵事服緅韋是其常國語何以獨云卻至以緅韋之跗注三逐楚共王卒乎又鄭氏詩箋云天子之服韋弁服朱衣裳司服注云以緅韋爲裳引左傳及漢制證韋爲緅色而雜問志又云素裳者據左傳均服振振謂戎事上下同服則卿大夫卽戎當用緅爲裳緅韋弁服朱衣裳爲衣而素裳白舄也跗注作不注者古字不跗通見小雅常棣鄭箋既與諸家不同又與此注裳亦用緅韋有異者鄭君兩解此注與賈服同裳亦用緅韋也培翬按鄭氏此注與賈服同而亦異據賈服之義則下不爲裳其制如袴而連屬於跗據鄭氏之義則以爲有衣有裳不相連但跗注之義當如賈服諸家之說其解韋弁服當以鄭氏司服注爲正兵服用韋爲衣裳者取其堅而制爲跗注者卻至所獨不與衆同故楚子表而異之不然兵事服緅韋是其常國語何以獨云卻至以緅韋之跗注三逐楚共王卒乎又鄭氏詩箋云天子之服韋弁服朱衣裳司服注云以緅韋爲裳引左傳及漢制證韋爲緅色而雜問志又云素裳者據左傳均服振振謂戎事上下同服則卿大夫卽戎當用緅爲裳緅韋弁服朱衣裳爲衣而素裳白舄也跗注作不注者古字不跗通見小雅常棣鄭箋既與諸家不同又與此注裳亦用緅韋有異者鄭君兩解此注與賈服同裳亦用緅韋也培翬按鄭氏此注與賈服同而亦異據賈服之義則下不爲裳其制如袴而連屬於跗據鄭氏之義則以爲有衣有裳不相連但跗注之義當如賈服諸家之說其解韋弁服當以鄭氏司服注爲正兵服用韋爲衣裳者取其堅而制爲跗注者卻至所獨不與衆同故楚子表而異之不然兵事服緅韋是其常國語何以獨云卻至以緅韋之跗注三逐楚共王卒乎又鄭氏詩箋云天子之服韋弁服朱衣裳司服注云以緅韋爲裳引左傳及漢制證韋爲緅色而雜問志又云素裳者據左傳均服振振謂戎事上下同服則卿大夫卽戎當用緅爲裳

用緅爲裳緅亦朱類也雜問志盖鄭氏未定之論○又緅布見儀禮聘禮鄭氏注盖以茅蒐染布謂之緅布也然緅布他書無考疏家謂聘非兵事服韋弁不可純如兵服故鄭疑用緅布爲衣而素裳

又通其義於樂曰緅樂

周禮緅師掌教緅樂注鄭司農說以明堂位曰緅東夷之樂明堂位今本作昧讀如味杜子春讀緅爲莯莖著之莯元謂讀如緅韐之緅賈疏云後鄭讀爲緅韐之緅者欲取緅爲赤色禮記檀弓云周人大事敛用日出鄭云日出時亦赤則東夷之樂名緅者取色赤東方之意按緅爲東夷之樂日出東方色蒙昧微赤有緅義故言緅據後鄭所讀是亦取義於

緅赭也

經傳凡言緅者皆名其色

緅字見儀禮毛詩左傳周禮皆據色而言謂以緅色之韋爲赭以緅色之韋爲服也說文赭字注云其色緅尤可證緅是色名鄭氏以緇釋緅又以緅釋緇謂爲赤黃之間色杜氏解左傳亦訓爲色自鄭氏以聲詁緅而緅字之本義晦

鄭氏詩箋曰緅赭者茅蒐染也茅蒐緅今本此下衍赭字聲也駁異義云緅草名齊魯之閒言緅此下孔疏引亦衍赭字聲如茅蒐培翬按茅蒐緅聲此鄭氏增出一義非緅之本義也緅是染韋之色名非草名古人制字有義由聲出者有義本形具者此緅字先有義而後有聲非由聲得義蓋以韋一入茅蒐染赤其色

蒙昧不甚鮮明故制緅字旁从韋而取末聲兼有昧義緅與昧通周禮緅染亦作昧可證凡染韋不如染絲帛之鮮明故有昧義毛公之傳詩許氏之說文解字賈虞唐諸君之注春秋傳偰云一入曰緅此古訓相傳如是卽緅字之本義如是自鄭君創爲聲論於是韋昭沿之以解國語謂急疾呼茅蒐成緅一若此字由呼茅蒐爲緅故名然則茅蒐亦以染絳豈可云茅蒐縓聲況說文緅字从韋末聲古讀緅音與茅蒐本不相近必以爲義由聲出似鑿矣

孔氏兼赭言聲而鄭氏之義亦晦

孔氏詩正義申鄭箋云言古人之道茅蒐其聲如緅赭故名此衣爲緅赭也又云古人謂蒨爲茅蒐讀茅蒐其聲爲緅赭

故云茅蒐韐韐聲也按鄭箋本無韐字國語注所引甚明左傳正義引亦無韐字韐是合韋爲之所以代韠鄭君以茅蒐爲韐聲不以茅蒐爲韐聲孔氏此疏違失箋意并士冠禮之注亦不得其讀矣士冠禮注今齊人名蒨爲韐韐賈疏出注云韐之制似韠皆誤甚此注當以韐字絕句韐字屬下爲句云韐韐之制似韠者以韐韐形象經無明文韠制具於玉藻故假以明焉兼言韐者因上引纚韐而及之且以蒨染韐蒨即得名韐不得名韐韐戴侗六書故韐韐二字下引此注句不誤詳士冠禮注

茅蒐經名茹蘆不名韐也

爾雅茹蘆茅蒐詩云茹蘆在阪毛傳即本爾雅爲訓是茅蒐一名茹蘆也鄭注士冠禮云今齊人名蒨爲韐蓋染韐用茅蒐當時遂有名茅蒐爲韐者然經之韐字實不如此訓茅蒐可以染韐不得徑以韐爲茅蒐名猶之茅蒐可以染絳漢時亦名茅蒐爲絳草見國語注然不得徑以絳爲草名賈氏儀禮疏謂周公時名蒨草爲韐草尤誤周公作爾雅第云茹蘆茅蒐不名茅蒐爲韐鄭云今者明據當時而言即蒨之名亦出於後人陸璣詩疏云茅蒐即今之蒨草爾雅郭注云今之蒨也此可證舊爲後人名矣

培翬讀儀禮士冠禮韐韐注疑賈疏及詩孔疏之誤作士冠禮注正讀兼訂詩韐韐有奭傳箋誤字張孝廉阮林見之爲廣其義作釋韐韐然鄭氏茅蒐韐聲之說非韐字本義鄙見頗疑之前以賈孔二疏違失注意專爲審別未申此旨且韐韐韐章諸說亦多紛煩因考之毛

詩左傳周禮儀禮說文更作斯篇復於阮林未知於經有合否也嘉慶壬申十二月除夕前三日識

儀禮姑姊妹說

禮多言姑姊妹惟儀禮士冠禮冠畢見姑姊不言妹喪服經小功章爲人後者爲其姊妹不言姑鄭氏注曰不言妹者妹卑不言姑者舉其親者而恩輕者降可知培翬按泉水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謂不言妹者妹卑斯其例矣至喪服小功章之不言姑將謂舉姊妹可以概姑然何以不言世父叔父乎喪服經言爲人後者爲本宗之服三一曰爲其父母二曰爲其昆弟三曰爲其姊妹是三者一爲人後卽有之是凡爲人後者之所同也若本生姑惟出後在稍疏者有之苟後於同祖之世父叔父則姑卽其姑無本宗與所後之別經殆以凡人所同者可定爲制而非凡人之所同者將言之不足以該則不言也是以喪服經爲人後者爲本宗服亦不言世父叔父也（喪服經傳一篇言姑姊妹者十有五其言姊妹者惟此與從父姊妹二文耳爲人後者之不言姑以姑與姊妹有殊至從父姊妹卽從父之女文係從父言之故不得言姑鄭氏此注於全篇大例似尚未周察）或曰然則姑與世叔父將遂服其本服不降歟曰非也凡經所不言者其服以所後之親疏爲斷當於經所云若子者求之（若子者謂爲所後者之親如親子）

校儀禮聘禮鄭注脫字兼考郊制

聘禮賓及郊注云郊遠郊也周制天子畿內千里遠郊百里以此差之遠郊上公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也近郊各半之依賈疏申鄭義謂畿方千里王城面五百里以百里爲遠郊

若公五百里中置國城面二百五十里故遠郊五十里是皆以五之一爲遠郊也又云自此以下至子男差之可知則侯四百里面二百里以五之一爲遠郊當四十里子二百里面百里以五之一爲遠郊當二十里是其差不當云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也竊疑鄭注侯下脫四十里三字子下脫二十里三字然無左驗不敢定其然既而讀毛詩魯頌孔疏引鄭此注正作遠郊上公五十里侯四十里伯三十里子二十里男十里然後知孔賈所見本同而今所傳注本之脫誤無疑夫郊之里數視地廣狹爲差周制五等之封見於司徒侯與伯子與男封疆廣狹既殊則郊制不得合爲一明甚若僅分爲三等則尚書大傳云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此夏殷制非周制也亦不得爲五十里三十里十里矣又按爾雅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郭注云邑國都也假令百里之國五十里之界界各十里也詩疏引孫炎曰設百里之國五者之界各十里與郭義同據此則二百里之國五者之界各二十里三百里之國五者之界各三十里四百里之國五者之界各四十里五百里之國五者之界各五十里可知邢疏引聘禮注亦作侯四十里子二十里雖邢疏多本詩疏然亦可見宋初鄭注尚未譌脫也近邵氏作爾雅正義不能援詩疏以校正鄭注而反削去邢疏之文據儀禮譌脫之注牽合附會是其一失然則郊制天子遠郊五十里近郊二十五里侯遠郊四百里近郊五十里上公遠郊五十里近郊二十五里侯遠郊四

十里近郊二十里近郊三十里近郊十五里子遠郊二十里近郊十里男遠郊三十里伯遠郊五里以司馬法白虎通杜子春禮注鄭氏書序注司馬法王國百里爲遠郊白虎通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杜子春周禮載師注亦云然鄭康成尚書君陳序注云周之近郊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　及此注類而察之蓋可徵也

論語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辨

此節唯小童句係夫人自稱餘皆屬他人稱謂之辭稱諸異邦亦是邦人稱之經文條貫甚明禮稱君於他國曰寡君稱君之夫人於他國曰寡小君雜記夫人薨赴於他國曰寡小君不祿此確證也聘禮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注云致辭當稱寡小君又聘禮記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注云此贊拜夫人聘享辭明寡小君是臣下對他邦人釋辭之稱非夫人自稱審矣俗解因曲禮有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之文遂指爲夫人自稱然則云寡小君不祿亦可爲夫人自稱乎曲禮當屬記者之誤孔疏謂古者諸侯相饗夫人亦出故得自稱考之禮饗食主賓皆有擯贊傳辭亦無夫人對他國君自稱之禮內宰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是其證況論語無自字與記文本異考古者當據論語以訂曲禮之非不當因曲禮而滋論語之誤也

廄縣浮沈解荅馬水部

承詢爾雅廄縣浮沈之義謂廄縣不當訓爲埋孫炎云埋於山上曰縣那疏云埋謂埋藏之足曰廄埋於山廄當與禮經閣廄食義同培翬按尊見甚確玉篇云廄閣也廄同廄引祭山曰廄縣可證但爾雅儀禮周禮三經文各有當而義無妨鄭志疑爾雅文雜不可據以難禮周禮

賈疏以庋縣爲異代法似皆非爾雅云祭地曰瘞薶通作貍又作埋祭山曰庋縣祭川曰浮沈儀禮云祭山邱陵升祭川沈祭地瘞周禮云以貍沈祭山林川澤鄭注祭山林曰埋祭川澤曰沈按瘞貍是以牲玉埋藏於地中庋縣則有陳列之義李巡云祭山以黃玉以璧庋置几上邢疏云縣謂縣其牲幣於山林中其說良近蓋古者祭山之法先庋縣而後埋之故祭山又名旅旅臚陳之也山海經凡祠山多言肆瘞郭注云肆陳之也陳牲玉而後瘞藏之此先陳後貍之證庋縣蓋旅陳之義祭山先庋縣而後埋故亦得名埋對文則祭地爲瘞埋祭山爲庋縣有異散文則通惟祭川是以牲玉投置水中不得名埋詩疏謂祭川沉而復埋非是故名浮沈或名沈凡以物入水通謂之浮沈詩云載沈載浮舟浮物亦云沈可見浮沈無定稱或欲分牲爲浮玉爲沈非是周禮小子職凡沈辜侯禳飾其牲鄭司農云沈謂祭川則牲亦言沈也祭川或言浮沈或言沈猶爾雅祭地曰瘞埋儀禮云祭地瘞文有詳略而義不殊儀禮祭山邱陵不云庋縣而云升者對沈言之山高故言升且兼明就祭之意鄭注云升沈必就祭者也就祭則是謂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按就祭是就其處祭之非望祭言庋縣則就義不明故言升其實名異義同賈疏升即庋縣也周禮止云祭山林川澤無祭地之文故祭山林亦通謂貍此三經詳畧異同之義謂爾雅庋縣爲即周禮所謂貍固非而以周禮疑爾雅亦非也

敖繼公又疑儀禮此祭多與周禮不合亦未深考

與張孝廉論闕閾橛梱

尊著闕閾說以許氏說文解檠闕俱云門梱而鄭氏解闕爲橛

解梱閫爲一物與說文異乃援據史漢及各書音義疏證其說可謂博已培鼞請以其說求之於經經曰公事自閫西私事自閫東又曰由閫右閫有東西左右之稱則閫之爲中央豎木無疑也經曰不踐閾不履閾閾言踐履則閾之爲門下橫木無疑也爾雅曰橛謂之闑則橛與闑爲一物亦無疑也惟梱之名經無明徵然曲禮曰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梱言不出不入是有限域之義儀禮揚觶梱復注云梱復謂矢至侯不著而還復是亦止限之義故鄭解梱爲門限與閾同許氏解闑爲梱而史記馮唐傳閫以內閫以外梱與閫同漢書閫俱作闑竊疑闑閾二者古人得通稱梱許鄭各述所傳原可並存但鄭氏之說尤與經合也至儀禮古文之槷與周禮匠人之槷皆爲假借字而義則殊周禮匠人之槷版爾雅在地之臬同謂於平地之中樹八尺之臬以規識日景非門中之闑鄭氏攷工記注甚明爾雅既云在地者謂之臬又云橛謂之闑是臬與闑殊郭氏以門橛釋臬則繆矣說文槷（作槸字本義訓爲木相摩周禮假槷爲臬而儀禮古文及穀梁傳又假爲門闑字鄭以儀禮今文作闑其義較顯故注經從正字不从假字說文閫字古文从洫作閾益古字多假借如毛詩築城伊減假減爲洫是其證儀禮古文以閫爲蹙亦是假借字鄭故從閫不從蹙矣

與家墨莊論豐字

承視大箸豐字聲義考謂戴侗六書故引唐本說文豐从豆从山艸聲古文豐作𣏌不从山儀禮多古文當本作𣏌鄭注大射

儀據古文故但云从豆粦聲傳寫誤加山作幽賈疏遂謂別有
幽字象形爲承尊之器以此豐爲豐年字皆肊說至精至確足
正賈疏之誤并可補說文之缺培翬曩讀是疏亦嘗疑之說文
今本多殘闕賴古書援引尚存其舊據云豐豆之豐滿者也从
豆象形一曰鄉飲酒有豐侯者按儀禮鄉飲酒禮無豐此句亦
疑有脫誤聶氏三禮圖云豐罰爵象人形豐國名也坐酒巳國
戴孟戒酒崔駰酒箴豐侯沈酒荷罍負缶自戮于世圖形戒後
說文豐侯之義當如此但云鄉飲酒有豐侯者則辭義不成必
當有譌脫此與上豐滿另爲一義益叔重存經師之異說也鄭
注云豐形似豆說文云从豆象形是豐字下从豆爲其近似篆
豆之形故取豆形而上从丰則取諧半聲（丰卽半字）賈氏既云豐字

上聲下形復以聞爲象形亦自相矛盾又云年和穀豆多有故
從豆爲形尤誤釋豆字義儀禮有承解之豐有承尊之豐燕禮
大射儀及聘禮所陳爲承尊之豐公食大夫禮及射時飲不勝
者之豐則承解之豐皆與反坫無涉賈氏謂此豐若在宗廟或
兩君燕亦謂之坫致爵在于上故論語云邦君爲兩君之好有
反坫鄭注云反坫反爵之坫是也此說亦非皇侃論語義疏云
坫築土爲之（禮記正義亦云）形如土堆則與豐似豆之形及用木者（豐斲）
木爲之迎別明堂位云反坫出尊則坫之設在尊南非以承尊又
所承者爲飲畢虛爵與儀禮之豐承實觶者又異按儀禮公食
大夫禮飲酒實于觶加于豐射禮飲不勝者未飲洗觶酌奠于
豐上既飲奠于豐下是豐所承者爲有酒之觶非虛爵賈疏之

牽合傳會類如此爰由釋尊說而並及之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零三終

漢軍樊　封舊校
順德馮佐勛新校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零三

學海堂

仁和趙徵君坦著

春秋異文箋

隱公元年

左氏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杜注邾今魯國鄒縣也蔑姑蔑魯地魯國卞縣南有姑城

釋文蔑亡結反

公羊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昧唐石經作眛注疏本作眛

釋文婁力俱反邾人語聲後曰婁故曰邾婁禮記同左氏穀梁無婁字昧亡結反穀梁同左氏作蔑

穀梁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唐石經作昧

釋文昧音蔑左氏作蔑

謹案列國方言有語聲在後者邾婁是也有語聲在前者句吳於越是也卽人名亦然吳子壽夢寺人惠牆伊戾是也公羊多齊言故邾作邾婁蔑眛音同義通　釋例世族譜邾今魯國鄒縣是也　六書故邾鄒同聲實一字也春秋時邾莒用夷故邾謂之邾婁婁亦兩音力俱切者合邾婁之音爲鄒也輿地廣記曰今淄州鄒平縣古鄒國也兗州鄒縣邾文公所遷本繹邑也有孟子家　唐韻正十八尤鄒古音則俱反公羊傳邾婁郎鄒字以一字爲二字孟子題辭邾國至孟子時魯穆公改曰鄒　釋例土地名魯地蔑姑蔑二名魯國卞縣南有姑蔑城　竹書紀年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　說文首部蔑勞目無精也从首人勞則蔑然从戌目部眛目不明也从目末聲眛目不明也从目末聲

二年

左氏　無駭帥師入極

釋文駭戶楷反

公羊　同左氏

穀梁　無侅帥師入極

釋文侅音該又戶楷反左氏作駭

謹案駭侅音義近古或通用　說文侅奇侅非常也从人亥聲駭驚也从馬亥聲　莊子外物篇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

釋文綏音駭又音該據此駭又與綏通

左氏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穀梁九月紀履綸來逆女

公羊九月紀履繻來逆女

釋文綸音須左氏作裂繻案此陸氏所據本繻作綸

穀梁九月紀履綸來逆女

釋文綸音須左氏作裂繻爲正公穀裂作履聲之轉

繻作綸古今字說文玉篇無綸字　說文繻繒采色从糸需聲讀若易繻有衣臣鉉等曰漢書傳符帛也　玉篇繻汝俱切細密之羅也又思俱切帛邊也古者過關以符書帛裂而分之若今券也　廣韻繻傳符帛綸彩綸帛也皆相合

切　唐韻正十七薛裂上聲則音履春秋隱二年紀裂繻來逆女公羊穀梁傳並作履綸

左氏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傳魯故也　注子帛裂繻字也莒魯有怨紀矣既昏于魯使大夫盟莒以和解之稱字以嘉之也

公羊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傳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　釋文紀子伯左氏作子帛

穀梁同公羊

傳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伯先也　釋文子伯如字長也左氏作子帛

謹案子伯之義公羊闕疑穀梁用兩或曰發傳亦傳疑之辭

杜氏以子帛爲裂繻字與鄭氏禮注合鄭氏釋裂繻名義較玉篇爲得而義實相輔帛伯古通假　周禮考工記弓人菑栗不迤注元謂栗讀爲裂繻之裂疏讀從隱元年左氏傳紀裂繻來逆女彼裂繻字子帛則爲裂破衣義　禮記內則男韠革女韠絲注韠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有飾緣之則是韠裂與詩云垂帶如厲紀子帛名裂繻字雖今異意實同也正義云有飾緣之則是韠裂與者言男女韠囊之外更有繒帛之物飾而緣之則是春秋桓二年所稱韠裂者與疑而未定故稱與案傳作韠厲鄭此注云韠裂厲裂義同也祗謂韠囊裂帛爲之飾又引詩云垂帶如厲者證厲是韠囊裂帛之飾也案彼注云而如也而厲如韠厲也又引紀子帛名裂繻者雖引毛詩以厲爲裂其義未顯故引紀子帛名裂繻者以證之言帛必分裂也云字雖今異意實同也者言古時厲裂通爲一字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周帛女高銘帛女作齊高帛女卽伯女　經籍纂詁史記伍子胥傳伯嚭論衡作帛喜文選注作帛否　墨子備城門篇一帛尉注帛同伯

三年

左氏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傳夏君氏卒聲子也又云不書姓辟正夫人也　正義君氏者隱公之母聲子也謂之君氏者言是君之母

公羊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傳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
世卿非禮也　釋文尹氏左氏作君氏
穀梁同公羊
傳尹氏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　集解不書官名疑其譏世
卿　釋文尹如字周大夫也左氏作君氏
謹案公穀作尹亦聲之譌否則篆文殘脫當从左氏爲正
左氏昭二十年傳案君尚釋文君或作尹　荀子大略篇堯
學於君疇注君疇漢書古今人表作尹壽新序堯學于尹壽
日知錄君氏卒以定公十五年姒氏卒例之從左氏爲是
不言子氏者子氏非一故繫之君以爲別猶仲子之繫惠公
也若天子之卿則當舉其名不但言氏也或疑君氏之名別
無所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
曰君夫人氏也蓋當時有此稱然則去其夫人卽爲君氏矣
戰國齊有君王后
左氏癸未葬宋穆公
公羊癸未葬宋繆公
穀梁同公羊
釋文宋繆公音穆左氏作穆凡此後放此
釋文繆音穆本亦作穆
謹案繆與穆通聲之轉耳　公羊隱元年傳注據賢繆公釋
文繆音穆文十二年傳賢繆公也釋文繆音木襄二年傳齊
姜與繆姜釋文繆音穆　穀梁莊二十七年傳注繆公召縣

子而問焉釋文繆音穆　孟子公孫丑下昔者魯繆公音義繆音穆萬章上以要秦繆公音義繆音穆　唐韻正一屋繆莫六切去聲則音茂禮記檀弓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繆音木大傳序以昭繆注繆讀爲穆聲之誤也坊記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繆音穆春秋隱三年葬宋穆公公羊穀梁傳並作繆僖四年葬許穆公宣三年葬鄭穆公成三年葬衛穆公襄九年葬我小君穆姜同史記魯世家大公召公乃繆卜徐廣曰古書穆字多作繆儒林傳繆生索隱曰繆音丛救反一音穆晉書惠帝紀繆允繆音謬通鑑晉武帝紀繆蔚注繆靡幼反又莫六反于慎行筆塵曰繆字與穆字通亦與謬字通秦穆曾穆之謚皆以繆爲穆何曾賈充之謚又以繆爲謬

漢書異姓諸侯王表秦起襄公章文繆獻古今人表秦繆公秦繆夫人鄭繆公蘭陳繆公音繆侯燕繆侯蔡繆公衛繆公曹繆公楚繆王凡穆字皆作繆息夫躬傳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師古曰繆讀曰穆鄭陽傳繆公委之以政韓安國傳昔秦繆公都雍師古曰繆讀與穆同　荀子王制篇分未定也則有昭繆注繆讀爲穆　困學紀聞大戴禮記哀公問五義云穆穆純純其莫之能循荀子云繆繆肫肫其事不可循蓋古字通用　列子目錄與鄭繆公同時釋文繆音穆

四年

左氏公羊同左氏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穀梁戊申衛祝吁弒其君完

釋文祝吁左氏公羊及詩作州吁

謹案州祝亦聲轉　書金縢傳告謂祝辭釋文祝如字或之又反洛誥逸祝冊釋文祝之又反一音之六反無逸否則厥口詛祝釋文祝之又反　詩大雅蕩侯作侯祝釋文祝周救反本或作咒非魯頌閟宮箋謂爲之祝慶也釋文祝之又反鄭徐之又反春官詛祝注周禮天官女祝釋文祝之六反鄭徐之又反春官詛祝注謂祝之釋文祝之又反大祝掌六祝之辭釋文祝之秀反後除大祝宗祝諸官皆同以意求之夏官大馭馭下祝登受轡釋文祝之又反　儀禮士冠禮乃祝釋文祝之又反一音之六反大射儀注天子祝侯曰釋文祝之又反聘禮僕爲祝祝曰釋文上之六反下之又反士虞禮祝祝卒釋文劉下之又反特牲饋食禮注祝曰釋文祝州又反少牢饋食禮祝祝曰釋文下之又反　禮記曲禮下注皆祝辭也釋文祝之又反又之六反曾子問大祝釋文祝之六反祝聲三釋文祝之六反徐之又反祝曰釋文祝皇之六反舊之又反禮運作其祝號釋文祝之六反徐之又反郊特牲注此蜡祭祝辭也釋文祝之六反又之又反詔祝於室釋文祝之六反又之又反雜記下祝稱卜葬虞釋文祝之六反徐之又反　左氏成十七年傳愛我者惟祝我釋文祝之又反襄十七年傳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釋文祝之又反昭二十年傳祝有益也釋文祝之又反哀二十五年傳武伯爲祝釋文祝之六反又之又反

公羊襄二十九年傳飲食必祝釋文祝之又反又之六反
說文口部𠯿呼雞重言之从口从州聲讀若祝繫傳通釋
臣鍇曰重言之故从二口列僊傳有祝鷄翁後人或作𠯿隻
逐反　音論平上去三聲固多通貫惟入聲侶覺差殊然而
祝之爲州見於穀梁蒲之爲亳見於公羊若此之類不可悉
數　唐韻正一屋祝之六切平聲則音州春秋隱四年衛州
吁弒其君完穀梁傳作祝吁去聲則音呪史記齊世家使神
可祝而來正義曰祝音章受反漢書外戚傳飲酒酣地皆祝
延之祝音之受反後魏穆子容太公呂望碑辭言歸故鄉降
神巫呪徒厝泆水築室峰岫庭栽異木井依餘熭巫祝作巫
呪當時人以呪字爲祝字之變體後人分爲兩字矣唐歐陽
詢書皇甫誕碑祝網泣辜作呪網　莊子天地篇請祝聖人
釋文祝之又反又州六反　春秋桓五年城邶藝文類聚
引洪範五行傳興州邶邑之役

左氏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公羊同左氏
穀梁　九月衛人殺祝吁于濮

說見上

五年

左氏　春公矢魚于棠
傳陳魚而觀之　注書陳魚以示非禮也書棠譏遠地也今
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曾侯觀魚臺

公羊 春公觀魚于棠

釋文觀魚左氏作矢魚

穀梁 同公羊

傳常事曰視非常曰觀　釋文觀魚如字左氏作矢魚

謹案左氏傳以陳釋矢與觀魚義通古方音支眞部有通轉者眞諄臻文欣元魂痕寒桓刪山先仙同爲一部則觀之通矢亦無足異朱子王伯厚釋矢魚爲射魚其說似新存以備考　爾雅釋詁矢陳也　史記魯世家隱公五年觀漁於棠集解賈逵曰棠魯地陳漁而觀之　困學紀聞朱文公曰據傳曰則君不射是以弓矢射之如漢武親射蛟江中之類案淮南時則訓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

左氏 秋衞師入郕

釋文郕音成國名

公羊 秋衞師入盛

釋文盛音成左氏作郕

穀梁 同左氏

釋文郕音成

謹案盛有郕音故公羊作盛　易繫辭上成象之謂乾釋文成象蜀才作盛象說卦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釋文盛鄭音成云裹也　考工記匠人白盛注盛之言成也　左氏宣二年傳盛服將朝釋文盛音成本或作成　釋名釋言語成盛也　史記封禪書成山斗入海　漢書武帝紀幸琅邪

禮日成山師古曰成山在東萊不夜縣斗入海郊祀志作盛山其音同郊祀志七日主祠盛山盛山斗入海師古曰盛音成　荀子王霸篇以觀其盛者也　注盛讀爲成

六年

左氏春鄭人來渝平

傳更成也　注渝變也正義曰變平者變更前惡而復爲和好又曰服虔云公爲鄭所獲釋而不結平於是更爲約束以結之故曰渝平

公羊春鄭人來輸平

傳輸平者何輸平猶墮成也何言乎墮成敗其成也曰吾成敗矣吾與鄭人未有成也　釋文輸式朱反墮也左氏作渝平

穀梁同公羊

傳輸者墮也平之爲言以道成也來輸平者不果成也　釋文輸失朱反墮也左氏作渝平

謹案隱公自元年以來並未與鄭人平則此書渝平不得爲墮其成渝輸音近義同从左氏以更成釋渝平爲允　廣雅釋詁輸更也疏證輸讀爲渝左氏春秋隱六年鄭人來渝平傳云更成也公羊穀梁傳並作輸輸渝古通用爾雅渝變也變亦更也　困學紀聞詛楚文變輸盟刺卽渝字朱文公引以證公穀鄭人來輸平卽左氏渝平也　老子道德經考異唐傅奕定本質直若輸河上公王弼作渝古字通如春秋渝

平爲輸平是

八年

左氏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釋文祊必彭反

公羊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邴

釋文邴彼命反又音丙左氏作祊

穀梁同公羊

釋文邴彼病反一音丙左氏作祊亦假音　周禮春官內史掌王之

謹案方丙古音通祊作邴亦假音　儀禮士冠禮賓受醴

入枋之灪釋文柄本又作枋兵病反

于戶東加柄面枋注今文枋爲柄士昏禮綌冪加今皆南枋

注今文枋作柄少牢饋食禮加二勺于二尊覆之南柄注古

文柄皆爲枋　禮記禮運以四時爲柄釋文柄本又作枋兵

命反　穀梁古義穆天子傳云戊戌天子北入于邴郭璞曰

邴鄭邑左傳作祊古方丙同字　毛詩古音攷說文仿相侶也

从人方聲又作倣云籀文仿从丙是方丙古通音也周禮八

枋亦音柄非其證乎　唐韻正三十八梗邴古音補往反春

秋隱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祊字公羊穀梁傳竝作邴九年

公會齊侯于防公羊傳作邴急就篇邴勝箱注邴一作祊音

柄又音丙案古字从丙从方多通用晉陸雲贈鄭曼季詩發

憤潛惟倣佛有思卽彷彿字玉篇仿方往切一作倣籀文柄

古音必遙反戰國策公仲柄得秦師史記甘茂傳作方　鶻

冠子王鉄篇成鳩之所枋以超等武靈王篇手握兵刃之枋
而希戰注枋柄也

左氏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注浮來紀邑東菟釋例土地名作棠縣北有邳鄉邳鄉西有公來山
號曰邳來間

公羊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包來
釋文包來左氏作浮來

穀梁同公羊
釋文包音苞一音浮左氏作浮來

謹案蕭宵肴豪尤幽部古多通轉禮檀弓鄭注秦人猶搖聲
相近然則浮之通包亦方音之轉耳　書武成篇血流漂杵
論衡語增篇作血流浮杵　詩大雅韓奕魚鱉鮮魚釋文魚
徐甫九反　禮記投壺篇若是者浮注浮或作匏　說文火
部烰烝也从火孚聲詩曰烝之烰烰繫傳通釋臣鍇曰烝气
上出呂氏春秋有侁氏得嬖兒命烰人養之烰人庖人也附
柔反手部捋引取也从手孚聲抱捋或从包　說文木部枹
擊鼓杖也从木包聲　五經文字枹音浮鼓槌也　漢書酷
吏傳枹鼓不絕蕭該音義引字林曰枹擊鼓柄音浮　國語
齊語執枹鼓立於軍門舊音枹音浮　唐韻正十八尤部鹽
鐵論李斯與苞邱子同事荀卿苞邱子即浮邱子也漢書楚
元王傳云浮邱伯者孫卿門人　水經注濁漳水篇漳水出
鹿谷山與發鳩連麓而在南淮南子謂之發苞山　呂覽本

味篇令狩人養之注狩猶庖也　儀禮少牢饋食禮二手執挑匕枋以挹淯注挑謂之歃讀如或舂或抌之抌字或作抌者秦人語也又云今文挑作抌

左氏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公羊　同左氏

穀梁　冬十有二月無侅卒

說見二年

九年

左氏　挾卒

公羊　俠卒

釋文俠卒音協

穀梁　同公羊

謹案挾俠音義通　詩大雅大明篇使不挾四方　韓詩外傳第五卷使不俠四方　方言第三卷挾斯敗也　廣雅釋詁俠斯敗也疏證挾與俠通　玉篇挾戶頰切懷也持也俠也輔人也　漢書禮樂志郊祀歌俠嘉夜莖蘭芳師古曰俠與挾同叔孫通傳殿下郎中俠陛師古曰俠與挾同　法言淵騫篇滕灌樊酈曰俠介宋咸注俠與挾同持也

左氏　冬、公會齊侯于邴

公羊　冬、公會齊侯于防

釋文邴左氏作防

說叔梁同左氏

集解防魯地

謹案防鄑古字通　隸釋金鄉長侯成碑君諱成字伯盛山陽防東人也其先出自幽岐周文之後封于鄭鄭共仲賜氏曰侯厥口宣多㠯功佐國要盟齊魯嘉會自邾因以爲家焉

餘說詳八年歸祊下

十年

左氏宋人蔡人衛人伐戴　唐石經初刻作載後磨改作戴

注戴國今陳留外黃縣東南有戴城　釋文載音再字林作

戴云故國在陳留　正義地理志云梁國甾縣故戴國應劭曰章帝改曰考城古者甾戴聲相近故鄭元詩箋讀似戴爲

熾甾是其音大同故漢于戴國立甾縣于晉屬陳留案今本毛詩作似載

公羊宋人蔡人衛人伐載

穀梁同公羊

釋文載如字本或作戴

謹案說文戴作載別有載戴二字錢宮詹曉徵云地邑名从邑多由經師增益然則古文或作載戴載音義通古通用

毛詩古義陳留戴國本亦作載故隋時置載州顏籀以爲誤而駁益未知字之相通也　漢書五行志下之下滅戴師古曰戴國今外黃縣東南戴城是也讀者多誤爲載故隋室置載州焉地理志下梁國甾故戴國　續漢書郡國志三陳留

郡考城故留注陳留志曰古戴國地名　詩周頌絲衣篇載弁俅俅箋載猶戴也釋文載如字又音戴同　爾雅釋言篇注戴弁俅俅　玉篇頁部戴弁俅俅　禮記曲禮篇前有水則載青旌釋文載音戴本亦作戴月令篇載青旂釋文載音戴本亦作戴　後魏刀遵墓誌銘戴仁抱義　爾雅釋邱途出其前戴邱釋山石戴土謂之崔嵬土戴石爲砠　釋名釋山石載土曰岨岨臚然也土載石曰崔嵬因形名之也疏證載即戴古通用釋邱道出其前曰載邱釋姿容載戴也戴在其上也又云戴載也載之於頭也　說文邑部酅故國在陳留从邑我聲異部戴分物得增益曰戴从異我聲車部載乘也从車我聲　山海經大荒東經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載于烏　荀子解蔽篇唐堯蔽於欲權而逐載子注載讀爲戴戴不勝使薛居州傳王者見孟子　列子黃帝篇曩者章戴有請于子釋文章載一本作章戴　莊子庚桑楚篇昭景也著戴也釋文戴本亦作載

左氏公羊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盛

穀梁　釋文入盛左氏作郕　同左氏

說見五年

十一年

左氏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脫五月二字

傳夏公會鄭伯于郪　注時來郪也滎陽縣東有釐城鄭地也　釋文郪音來釐音來王元規力之反

公羊夏五月公會鄭伯于祁黎　釋文祁音巨之反又上之反黎音力兮反又力私反左氏作時來

穀梁夏五月公會鄭伯于時來　謹案來古音釐公羊作祁黎亦假音左氏傳作郪又時來之合言耳　水經注濟水篇濟水又東南逕釐城東春秋經書公會鄭伯于時來左傳所謂釐也　案今本左傳作郪　京相璠曰今滎陽縣東四十里有故釐城也　通雅疑始篇隱十一年會時來公羊作祁黎左文作郪注滎陽縣東有釐城鄭地也釐音

來此不知來字古音黎又豈知釐音來之故　左氏襄二十三年傳獲晏釐釋文釐力之反徐音來昭九年傳魏駘芮岐畢注駘在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釋文黎他來反又音來一音力之反本或作釐二十四年經杞伯郁釐卒釋文黎本又作釐力之反又音來　公羊隱五年傳公曷爲遠而觀魚登來之也禮記大學一人貪戾注引作登戾之　爾雅釋邱正義淮南有州黎邱者州黎即州來古者來黎音同　說文艸部萊蔓藜也从艸來聲繫傳通釋臣鍇案爾雅釐蔓藜注未詳釐與萊音同　毛詩古音攷來音釐儀禮來女孝孫注云來讀曰釐劉向傳貽我來牟作飴我釐麰萊音黎陸璣草木疏萊藜也說文萊蔓藜爾雅作釐　史記封禪書設射狸首

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集解徐廣曰狸一名不來　莊子逍遙遊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釋文斄郭呂之反徐李音來又音離應帝王篇狻猊之便執斄之狗來藉釋文斄音來李音狸崔云旄牛也

靈川秦培璠舊校
順德馮佐勛新校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零四

學海堂

仁和趙徵君坦著

春秋異文箋

桓公二年

左氏秋七月杞侯來朝

傳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九月入杞討不敬也

公羊秋七月紀侯來朝

穀梁同公羊

釋文紀侯左氏作杞侯

謹案左氏作杞侯與下文入杞相聯貫公羊作紀侯注以爲天子將娶于紀疏引八年冬遂逆王后于紀爲證然天子娶

于諸侯何待閱七年之久其說非是穀梁亦作紀集解亦以
爲紀國杞紀音相近字亦相類公穀誤爲紀　詩商頌長發
箋顧昆吾皆己姓也釋文己音紀又音杞　左氏文七年傳
穆伯娶于莒曰戴己釋文己音紀一音杞　說文木部杞从
木己聲糸部紀从糸己聲

三年

左氏　六月公會杞侯于郚
傳公會杞侯于郚杞求成也　注二年入杞故今來求成
公羊　六月公會紀侯于盛
釋文盛音成
穀梁　同左氏

集解郚魯地
杞紀互異說見二年杞侯來朝下郚盛互異說見隱五年入
郚下

五年

左氏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公羊　同左氏
穀梁　天王使任叔之子來聘
釋文任叔音壬左氏作仍叔
謹案仍任音相近故假借　晉書地理志新補正第一卷仍
下注云沅案毛萇詩序雲漢仍叔美宣王也仍氏世爲周大
夫古仍任通用仍叔穀梁作任叔昭二十二年王師軍于氾

于解次于任人當卽仍叔之仍也

左氏螽　釋文螽音終

公羊螺　釋文螺音終本亦作蜜或螽字

穀梁同左氏

謹案螽蜜字同螺爲諸聲兼會意字　左氏僖十五年經八月螽釋文螽音終本亦作螺　公羊文三年傳注螽猶衆也　起廢疾何休曰螽猶衆也　說文蚰部蠓蝗也从蚰宋聲　宋古文終字螺螽或从虫衆聲

六年

左氏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注成魯地在泰山鉅平縣東南

公羊同左氏

穀梁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郚　釋文紀侯左氏作杞侯今本左氏經傳亦作紀

謹案成郚字同說見莊八年圍郚下杞紀互異說見桓二年杞侯來朝下

十一年

左氏公會宋公于夫鍾　釋文夫音扶

公羊公會宋公于夫童

釋文夫音扶穀梁同左氏

釋文夫音扶麋氏本鍾作童音鍾

謹案鍾童同音假借字　水經注淇水篇無棣溝枝瀆又東南逕千童縣故城東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曰故重也一作千鍾案今本史記作千鍾徐廣曰一作重

十二年

左氏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注曲池魯地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

公羊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毆蛇

釋文毆蛇邱于反又音曲侯反蛇音移又音池左氏作苟池

穀梁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謹案曲池公羊作毆蛇假音字杞紀說見前　唐韻正三燭曲平聲則音區春秋桓十二年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公羊作毆蛇汲冢書作區蛇上聲則邱羽反去聲則邱具反五臣注文選陸機漢高祖功臣頌云曲音區句反　漢書高帝紀上又戰曲遇東蘇林曰曲音鬬師古曰鬬音邱羽反曹參傳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師古曰曲音邱羽反周勃傳攻曲遇師古曰曲音邱禹反樊噲傳從攻破楊熊於曲遇師古曰曲音邱羽反　周禮職方氏其川虖池釋文池徒多反

禮記禮器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釋文池大河反　左氏襄二十二年傳而何敢差池釋文池徐本作沱

直知反一音徒何反　公羊成十七年傳注必先有事於惡池釋文池如字又大河反毛詩古音攷池音沱詩白華滮池北流說文作滹沱漸漸之石傳滂沱矣史記作滂池　唐韻正五支池古音駝易離六五出涕沱若荀爽本作池春秋桓十二年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曲池公羊作毆蛇蛇亦音沱史記秦紀樂池相秦正義曰池徒何反水經注滹沱作雩池揚子法言汙池作惡沱說文沱从水它聲臣鉉等曰沱沼之沱通用此字今別作池非是　漢書平帝紀罷安定呼池苑師古曰池音大河反地理志上川曰虖池嘔夷師古曰池音徒何反　後漢書光武帝紀下無爲山陵陂池注陂音普何反池音徒何反　山海經北山經南注于虖池注呼佗二音

墨子兼愛中篇噳池之竇注卽虖沱河出今山西繁畤縣古無池字卽沱異文故此亦以池爲沱也　風俗通云池者陂池從水也聲左氏傳隱三年正義引通雅地輿篇詛楚文曰告盟于不顯亞駝大神卽滹沱之神　說文𠂤部𣪊捶擊物也从𠂤𣪊聲它部它虫也从虫而長象冤曲垂尾形上古艸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凡它之屬皆从它託何切　蛇或从虫

左氏公會宋公于虛

注虛宋地

公羊公會宋公于邾

釋文邾音談二傳作虛

趙叔孫同左氏

謹案虛古多訓空以其有空音也郷與空音之通轉猶垂隴之作垂斂爾　說文邑部郷从邑炎聲　廣雅釋詁三虛空也　人表攷泰不虛惟見尸子虛又作空　管子弟子職志毋虛邪孫同元注攷工記輈人鄭司農注引志毋空邪

十四年

左氏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公羊　同左氏

穀梁　鄭伯使其弟禦來盟

釋文禦魚呂反本亦作御左氏作語

謹案語禦音同假借字　班馬字類禦吏記建元年表禦兒正義曰禦兒在嘉興今爲語兒鄉　史記東越列傳樓船將軍率錢唐轅終古斬徇北將軍爲禦兒侯正義禦字今作語語兒鄉在蘇州嘉興縣南七十里臨官道也　漢書閩粵傳樓船軍卒錢唐轅終古斬徇北將軍爲語兒侯師古曰語字或作禦或作御其音同　國語吳語吾用禦兒臨之補音禦國語吳語吾用禦兒臨之補音禦或作語越語上北至於禦兒注今嘉興語兒鄉是也　越絕書柴辟亭到語兒就李吳侯以爲戰地　水經注漸江水篇浙江又東逕禦兒鄉萬善歷日吳黃武六年正月獲彭綺是歲由拳西鄉有產兒墮地便能語因是詔爲語兒鄉非也禦兒之名遠矣

左氏　宋人以齊人蔡人衞人陳人伐鄭

公羊　宋人以齊人衞人蔡人陳人伐鄭

穀梁同左氏

謹案左氏定四年傳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衞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杜注踐土名陵一會經書蔡在衞上霸主以國大小之序也子魚所言盟歃之次此經左氏穀梁蔡在衞上似亦以大小爲次公羊或傳寫之譌

十五年

左氏公會齊侯于艾

公羊公會齊侯于鄗

穀梁公會齊侯于蒿

釋文鄗戶老反又火各反左氏作艾穀梁作蒿

釋文蒿左氏作艾公羊作鄗

謹案篆文艾字與𦥑字相類穀梁因譌爲蒿公羊又轉爲鄗皆文字殘蝕而譌也　釋例土地名齊地隱六年艾泰山牟縣東南有艾山　說文艸部蒿从艸高聲邑部鄗从邑高聲

據古遺文𦥑（艾）

左氏宣十二年傳晉師在敖鄗之閒釋文鄗苦交反哀四年傳取邢任欒鄗釋文鄗呼洛反韋昭呼告反闕駰云讀磽确同　唐韻正十九鐸鄗呼鶴切去聲則音昊　史記秦本紀取王官及鄗集解徐廣曰左傳作郊燕世家栗腹將而攻鄗集解徐廣曰在常山今曰高邑後漢書光武帝紀上行至鄗注縣名今趙州高邑縣也鄗音火各反　國語周語上杜伯射王於鄗舊音鄗音皓

左氏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衞侯陳侯于袲伐鄭

注袁宋地在沛國相縣西南　釋文袁昌氏反

公羊 冬十有一月公會齊侯宋公衛侯陳侯于脩伐鄭

釋文脩昌示反二傳作袁

穀梁 同左氏

謹案袁脩義近音同古通用公羊多齊侯二字古本左氏經亦當有齊侯字觀說文所引可證　釋例土地名宋地沛國相縣西南有脩亭　說文人部脩掩脅也从人多聲一曰奢也衣部褎衣張也从衣多聲春秋傳曰公會齊侯于褎

十七年

左氏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注趡魯地　釋文趡翠軌反

公羊 二月丙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趡汲古閣注疏本脫公字據唐石經增

穀梁 二月丙午公及邾儀父盟于趡

謹案會與及三傳各有義例此經左氏作會公穀作及或由聲誤　左氏隱元年經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疏史書魯事以公爲主言公及及者言自此及彼據魯爲文也桓十七年公會邾儀父盟于趡彼言會此言及者彼行會禮此不行會禮故也故劉炫云策書之例先會後盟者上言會下言盟唯盟不會者直言及此爲不行會禮故言及也　公羊隱元年傳及者何與也會及暨皆與也曷爲或言會或言及或言暨會猶最也注最聚也及猶汲汲也暨猶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　穀梁隱元年傳及者何內爲志焉爾二年傳會者

外爲主焉爾

左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注奚魯地

公羊同左氏

穀梁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郎

注夏者陽也月者陰也去夏者明夫人不繫于公也

釋文郎左氏作奚

謹案韻補以七之韻頤宦二字入陽韻以其有養音也支脂之微齊佳皆灰咍古音同爲一部七之韻字既得轉入陽韻則齊韻之通唐亦其類也穀梁奚作郎亦方音之轉左氏公羊無夏字穀梁有爲是　韻補十陽韻頤釋名頤養也動於下應於上上下咀物以養人者也又曰百年曰期頤頤者養也宦釋名東北隅曰宦宦養也東北陽氣始出布養物也

石經考文提要春秋左傳桓公十有七年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監本五月上有夏字案正義云桓十七年無夏以此起例足徵本無今从唐石經春秋集解春秋集注　春秋序正義曰四時必具乃得成年桓十七年五月無夏昭十年十二月無冬二者皆有月而無時既得其月時則可知仲尼不應故闕其時獨書其月當是仲尼之後寫者脫漏

十八年

左氏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公羊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夫人姜氏遂如齊

傳公何以不言及夫人夫人外也外地矣人外者何內辭也其實夫人外公也

穀梁同左氏

謹案公羊脫與字傳者據以爲解

靈川秦培璠舊校
順德馮佐助新校

春秋異文箋

學海堂
仁和趙徵君坦著

莊公元年

左氏夏單伯送王姬

注單伯天子卿也單采地伯爵也王將嫁女於齊既命魯爲主故單伯送女不稱使也

公羊夏單伯逆王姬

傳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之也 釋文逆王姬左氏作迓

穀梁同公羊

王姬

傳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命大夫故不名也

釋文逆王姬左氏作送王姬

謹案左氏傳正義曰單氏世仕王朝此及文公之世皆云單伯成公以下常稱單子此時稱伯後降爲子耳据此則單伯爲王卿固不待言故左氏經作送王姬送逆字相近公穀譌作逆遂以單伯爲魯大夫似未可信當以左氏爲正　釋例世族譜單氏單伯食采於單襄公單伯之子頃公襄公之子靖公頃公之子獻公靖公之子成公獻公之弟也穆公旗卽公子愬單伯之子武公穆公之子

二年

左氏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注禚齊地　釋文禚諸若反

公羊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部

釋文部古報反二傳作禚四年亦爾　案四年經左氏作禚公羊作部穀梁亦作部不作禚

說深同左氏

釋文禚章略反

謹案說文示部無禚字禾部有之禚从羔得聲與部音相近故公羊假部爲禚　說文邑部部从邑告聲禾部禚从禾羔聲　玉篇禚之若切去聲則音告春秋莊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四年公及齊人狩于禚公羊穀梁傳並名　唐韻正十八藥禚之若切齊地名部故到切濟陰成武縣東南城

作部　莫瀍山先生云案穅字廣韻藥部注曰齊地名又廣韻沃部郜字音古沃切注云禾皮又地名玉篇禾部穅注云之弱枯督二切禾皮也又齊地名左穀作穅似因穅字誤作穅說文無穅字也穅與郜有同音之互用

三年

左氏冬公次于滑

注滑鄭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北

公羊冬公次于郎

穀梁同公羊

謹案滑爲皆部入聲字滑之轉郎與奚之轉郎同　釋例土

地名鄭地滑陳留襄邑縣西北有滑亭

說文邑部郎从邑良聲水部滑从水骨聲　玉篇水部滑戶八切又古忽切　廣韻十一沒滑古忽切

四年

左氏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唐石經亦作享

公羊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

穀梁同公羊

釋文饗本又作享

謹案享饗音義同　書無逸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又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又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又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史記魯周公世家皆作

饗　儀禮聘禮小聘曰問不享釋文享本又作饗　禮記曲禮上食饗不爲槩釋文饗本又作享聘義主君弗親饗食也釋文享本又作饗　左氏莊十七年傳饗齊戍釋文饗本又作享　孝經爲之宗廟以鬼享之釋文享又作饗　說文食部饗鄉人飲酒也从食从鄉鄉亦聲亯部亯獻也从高省曰象進孰物形孝經曰祭則鬼亯之　國語魯語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周禮鍾師杜子春注引作享　荀子禮論饗尚玄酒而用酒醴注饗與享同

四年

左氏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公羊冬公及齊人狩于郜

穀梁同公羊

釋文郜古報反左氏作禚

說見二年

五年

左氏秋鄫犂來來朝

注附庸國也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鄫城犂來名　釋文鄫五兮反國名後爲小邾犂力兮反　正義鄫之上世出于邾國世本云邾顏居邾肥徙鄫宋仲子註云邾顏別封小子肥于鄫爲小邾子則顏是邾君肥始封鄫譜云小邾邾俠之後也夷父顏有功于周其子友別封爲附庸居鄫曾孫犂來始見春秋附從齊桓以尊周室命爲小邾子穆公之孫惠公以下

春秋後六世而楚滅之世本言肥杜譜言友當是一人僖七年經書小邾子來朝知齊桓請王命命之

公羊秋傀黎來來朝

穀梁秋邾黎來來朝

釋文傀五兮反二傳皆作邾

釋文邾五兮反黎來郎兮反

謹案邾傀二字古祇作兪从人从邑皆後起字犁黎通假字

班馬字類兪史記萬石傳兪寬音傀漢書兪音五奚反

漢隸字原楊統碑陰兪銀字伯玉即西漢傀寬爲兪　六書正譌兪別作傀非　漢書古今人表王兪師古曰兪音五奚反人表攷王傀始見莊子齊物論應帝王天地篇　後漢書銚期傳從擊王郎將兪宏劉奉於鉅鹿下注兪音五奚反景丹傳從擊王郎將兪宏等於南蠻注兪音五兮反馬嚴傳揚州刺史傀說注傀音五兮反趙孝傳又齊國兪萌子昉注兪音五兮反　晉灼漢書音義兪音五兮反南蠻傳九眞太守兪式戰死注兪五兮反　隸釋楊統碑陰兪銀字伯玉洪景伯云前史已嘗書傀寬爲兪此右兪銀乃知兩京之所通用楊震碑陰沛國兪伯玉　列女傳母儀傳所與遊處者皆黃耆傀齒也　鹽鐵論刺復篇自千乘兪寬以治尚書位冠九卿文學曰兪大夫閉口不言　漢隸字原靈臺碑犁元賴榮三公山碑羣犁百姓義皆作黎樊毅脩華嶽碑犁民時雝辛通達造橋碑撫育犁元張表碑劉寬碑陰黎陽皆作犁　隸釋成陽靈臺碑犁元賴榮樊毅

脩華嶽碑犛民時雝張公神碑監犛陽營謁者李君又朝歌
蕩陰及犛陽三公山碑羣犛百姓冀州從事張表碑脩守犛
陽陳球碑陰故吏犛陽郭巨蜀郡屬國亨通達李仲會造橋
碑撫育犛九益州太守無名碑犛兆安士　隸續劉寬碑陰
門生名魏郡犛陽張乾　南江札記左氏傳成十五年伯州
犛奔楚潛夫論作伯州黎

六年

左氏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公羊春王三月王人子突救衛
穀梁同公羊

謹案三傳無明文未詳孰是

左氏冬齊人來歸衛俘

傳冬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　注公羊穀梁經傳皆言
衛寶此傳亦言寶唯此經言俘疑經誤俘囚也　正義釋例
曰齊人來歸衛寶公羊穀梁經傳及左氏傳皆同唯左氏經
獨言衛俘考三家經傳有六而其五皆言寶此必左氏經之
獨誤也案說文保从人呆省聲古文保不省然則古字通用
寶或保字與俘相似故誤作俘耳杜既以爲誤而又解俘爲
囚是其不敢正決故且從之

公羊冬齊人來歸衛寶

釋文衛寶左氏經作衛俘

穀梁同公羊

謹案左氏經作俘乃保字之譌保古與寶通　易繫辭下聖人之大寶曰位釋文寶孟作保　周易古義繫辭下聖人之大寶曰位孟喜本作大保保古寶字漢尚方鑑云壽比金石之固保　書金縢篇無墜天之降寶命史記魯世家作無墜天之降葆命　鐘鼎款識許子鐘永保鼓之楚王仲南和鐘子孫永保用之齊侯鎛鐘子孫永保用喜齊侯鐘子孫永保用喜王子吳鼎永保用之齊侯匜永保用冀公匜子孫永保用之孟姜匜永保用之齊侯槃永保用卬仲盦永保用之史記周本紀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玉集解徐廣曰保一作寶留侯世家取而葆祠之集解徐廣曰史記珍寶字皆作葆　隸續李氏鏡銘明如日月世之保洪云以保爲寶

七年

左氏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公羊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霣如雨

穀梁夏四月辛卯昔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釋文辛卯夜一本無夜字穀梁作昔

釋文昔如字本或作宵同

謹案夜昔古音同故古書昔多訓夜从本韻訓也隕作霣亦通假字　左氏哀四年傳爲一昔之期注夜結期　穀梁古義七年經辛卯昔傳曰八至于星出謂之昔王逸云昔夜也詩云樂酒今昔今詩作夕崔譔莊子注曰昔夕也天官昔人注云昔之言夕也管子小匡云旦昔從事旦昔猶旦夕也昔

亦訓夜者刻子曰尹氏有老役夫晉晉夢爲國君張湛云晉晉夜夜也　毛詩古音攷夜音裕晉音鎒考工記弓人老牛之角紾而晉鄭司農云晉讀爲交鎒之鎒　唐韻正四十禡夜羊謝切古音羊茹切二十二晉晉思積切古音鷂說文楫酳鎒層斮磴蹬皆以晉得聲　後漢書張衡傳發昔夢於木禾今注晉夜也　新書匈奴篇昔時乃爲戎樂春秋篇是昔也惠王之後而蛭出盧紹弓云昔夜也　莊子齊物論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釋文崔云昔夕也天運蚿蚹嚙膚則通昔不寐矣釋文昔夜也　說文雨部霄雨也齊人謂霝爲霄从雨員聲一曰雲轉起也阜部隕從高下也从自員聲易曰有隕自天　玉篇雨部霄爲閔切雷起出雨也阜部隕爲愍切落也墮墜也　班馬字類霄史記宋世家霄星如雨漢書司馬相如傳霄隊卽隕字春秋左氏傳有妖無霄　隸續防東尉司馬季德碑不霄其功嚴訢碑顚霄徂落斥彰長田君斷碑家霄紘覆　晏子春秋內篇問上下善政之所失于下霄墜下民者衆矣音義霄卽隕假音字

八年

左氏　甲午治兵

傳治兵于廟禮也

公羊　甲午祠兵

傳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注禮兵不徒使故將出兵必祠于近郊陳兵習戰殺牲饗士卒

釋文祠兵音辭祭也左氏作治兵

穀梁同左氏

傳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

謹案公羊作祠兵聲之誤

出曰祠兵入曰振旅祠者祠五兵矛戟劒楯弓矢及祠蚩尤之造兵者左氏說甲午治兵爲授兵于廟謹案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强者何兵之能造駮曰祠兵者公羊字之誤以治爲祠因而作說如此周禮司馬職曰仲夏教茇舍仲秋教治兵其下皆云如戰之陳仲冬教大閱脩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乃爲之如是治兵之屬皆習戰非授兵于廟又無祠五兵之禮

詩小雅采芑箋春秋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正義

此引春秋傳者莊八年公羊文也公羊爲祠兵此言出曰治兵者諸文皆作治兵明彼爲誤故經改其文而引之

左氏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公羊夏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

傳成者何盛也盛則曷爲謂之成諱滅同姓也注因魯有成邑同聲相似故云爾　釋文成如字二傳作郕

穀梁同左氏

謹案成爲郕本字成又與盛通　左氏隱五年傳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注郕國也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郕鄉文十一年傳郕大子朱儒自安於夫鍾釋文郕音成襄十六年經齊侯伐我北鄙圍郕釋文郕音成　釋例土地名郕地

東平剛父縣西南有成鄉土地名盟會圖疏郕在濮州雷澤
武王封季載於郕　春秋繁露玉英篇變盛謂之成諱大惡
也　公羊古義傳云成者盛也盛則曷爲謂之成諱滅同姓
也案成本盛國成與盛通故釋名云成盛也穆天子傳云盛
姬盛伯之子郭璞云盛國名文十二年盛伯來奔是盛國伯
爵二傳皆作郕僖二十四年左氏傳云管蔡郕霍文之昭也
是盛爲姬姓故穆天子傳云天子賜盛伯爲上姬之長郕後
爲魯邑昭七年左氏傳云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
說文云郕魯孟氏邑是郕與成一也故此傳云諱滅同姓郡
國志云濟北成縣本成國舊屬泰山郡地理志泰山有式縣
式當爲成　史記項羽本紀別攻城陽正義地理志云城陽
屬濟陰郡古郕伯國姬姓之國史記周武王封季弟載于郕
其後遷于城之陽故曰城陽　續漢書郡國志三濟北國成
本國注左傳衛師入郕　通典唐制雷澤縣屬濮州古郕伯
國也　南江札記左氏傳僖二十四年郕潛夫論作成　列
子天瑞篇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釋文郕音
成魯之邑名

九年

左氏　公及齊大夫盟于葵

注葵魯地琅邪繒縣北有葵亭

公羊　公及齊大夫盟于暨

釋文暨其器反左氏作葵

穀梁同公羊

釋文暨其器反左氏作薨

謹案薨暨通假字　左氏隱六年傳猶懼不薨注薨至也

玉篇旦部暨其器切與也至也

左氏夏公伐齊納子糾

正義公羊傳曰糾者何公子糾也何以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何休曰嫌當爲齊君在魯君前不爲臣禮故去公子見臣于魯也賈逵云不言公子次正也公羊之說不可通于左氏次正不稱公子其事又無所出案今定本經文糾之上且有子字自外入內不稱公子者多惟有楚公子比稱公子益告辭有詳略故爲文不同

公羊夏公伐齊納糾

釋文納糾左氏經亦作納子糾

穀梁同公羊

集解不言子糾而直云糾者盟繫在于魯故挈之也　釋文納糾左氏作子糾

謹案左氏古本作糾與公穀同　經義雜記十五春秋莊九年夏公伐齊納糾左氏公穀經並同今左氏經作納子糾子字自外入內不稱公子者多惟有楚公子比稱公子益告辭有詳略故爲文不同　公羊注引賈逵云不言公子次正也公羊之說不可通于左氏次正不稱公子其事又無所出案今定本經文糾之上且有子字正義本作納糾原注今正義標起至有子字此近人所加故引公羊傳云糾者何公子糾也及何休賈逵說又云糾于魯故挈之也

公羊之說不可通於左氏次正不稱公子其事又無所出案
今定本經文糾之上旦有子字自外入內不稱公子者多唯
有楚公子比稱公子蓋告辭有詳略故爲文不同則正義雖
不從公羊及賈氏說亦以自外入內不稱公子者多閒有稱
公子者以告辭有詳略故耳則此無子字甚明至引定本有
子爲證以難舊義則孔氏之疏也又取子糾不引公羊傳云
其稱子糾何貴也及何休賈逵說又云案定本上納子糾已
稱子則此言子非愍之也沈云齊人稱子糾故魯史從其所
稱而經書子糾知者傳云子糾親也請君討之豈復是愍之
乎劉與賈同沈文何駿賈劉炫從賈其意雖異然卽此可推
至是始稱子前但稱糾而已公羊釋文云納糾左氏經亦作

納子糾旣云亦作納子糾便知本作納糾矣據賈沈劉孔與
公羊釋文知自漢至六朝以及隋唐皆作納糾公羊疏云無
子字者與左氏經異穀梁釋文云伐齊納糾左氏作子糾此
皆爲定本所誤也

十年

左氏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公羊同左氏
穀梁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武歸
釋文獻武本亦依左氏作舞

謹案舞武音義通　詩烈文維清奏象舞也　獨斷上維清奏
象武之所歌也　論語射不主皮集解馬融曰射有五善一

曰和志體和也二曰和容儀也三曰主皮能中質也四曰和頌合雅頌五曰興武興舞同也　釋名釋言語武舞也征伐動行如物鼓舞也　隸釋武梁祠堂畫象秦武陽洪云碑以秦武陽爲秦舞陽

十二年

左氏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公羊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接及其大夫仇牧

釋文接左氏作捷　疏正本皆作接字故賈氏云公羊穀梁同左氏唐石經脫及其大夫仇牧六字汲古閣本亦脫

曰接是也

謹案捷接音同義通　周易晉卦晝日三接釋文接如字鄭音捷是讀爲捷

音捷勝也　左氏桓六年傳接以大牢釋文接如字鄭注禮記作捷讀此者亦或捷音　禮記古義接以大牢注云接讀爲捷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强氣也棟案接與捷通故訓爲捷鄭氏周易晉卦云晝日三接注云接勝也音捷是讀爲捷春秋經云宋萬弒其君捷賈逵云公羊穀梁曰接大戴禮官人云九用八曰取接給而廣中者接給猶捷給也案大戴禮保傅篇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亦捷給也　禮記曾子問接祭而已矣注不迎尸也爾雅釋詁接捷也注捷謂相接續也正義荀子大略篇先事慮事謂之接楊倞注接讀爲捷速也　吳越春秋句踐陰謀外傳女即捷末藝文類聚引此捷作接　新書保傅篇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　晏子春秋內篇諫下公孫接音義藝文

類聚後漢書注作捷　通雅釋詁魏武紀注抄集諸家兵法名曰接要接與捷通鄭伯捷公羊作接可證　列子黃帝篇猶應景響注接悟之速　莊子人間世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鬬其捷釋文捷崔作接其接引續也

十三年

左氏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公羊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婁人會于北杏

穀梁春齊人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傳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爲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曰可矣乎未乎舉人衆之辭也

謹案北杏之會爲齊桓九合之一不當貶稱人穀梁譌作人遂從而爲之辭

十五年

左氏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邾

公羊秋宋人齊人邾婁人伐兜

穀梁同左氏

釋文兜音鄒

謹案兜鄒古今字說互見莊五年鄒黎來來朝下　公羊莊八年經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兜釋文兜如字一音五侯反　穀梁釋文同上　論語皇侃義疏襄公者是齊僖公之適子名諸兜作倪字呼　漢書古今人表王兜師古曰兜音五奚反律歷志上是時御史大夫兜寬明經術師

古曰兜音五奚反蒐文志兜艮一篇師古曰兜音五奚反陳勝項籍傳贊兜艮師古曰兜音五奚反游俠傳臨淮兜長卿師古曰兜音五奚反　元和姓纂兜鄰犁來之後亦爲兜氏

十六年

左氏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注書會魯會之不書其人微者也言同盟服異也

公羊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穀梁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謹案左氏無公字杜氏以爲使微者會夫以齊桓之盛而魯敢使微者與之會于理未可信當是脫文左氏無曹伯二字亦脫漏　古經解鉤沈十六引折衷云左氏穀梁無公字闕文也

十七年

左氏　春齊人執鄭詹

公羊　春齊人執鄭瞻

穀梁　同左氏

謹案詹瞻古今字　詩敬魯頌閟宮魯邦所詹說苑雜言篇魯侯是瞻韓詩外傳三風俗通山澤篇初學記五考文古本

作魯邦所瞻御覽三十九作魯邦是瞻　左氏僖二十二年傳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史記宋世家叔瞻曰成王無禮其不沒乎　說文八部詹多言也从言从八从尸鬱傳通釋臣鉉曰詹亦膽也故爲多言八分別也尸音牛毀反仰也故爲詹此會意　六書故瞻瞰廉切仰視也古單作詹詹瞰廉切莊周曰大言炎炎小言詹詹經傳用爲詹望詹仰之詹別作瞻　史記周本紀顧詹有河雒詹雒伊　逸周書度邑解顧瞻過于河宛瞻于伊雒　莊子讓王篇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釋文瞻淮南作詹

左氏夏齊人殲于遂

注殲盡也　正義殲盡也釋詁文舍人曰殲衆之盡也　釋文殲子廉反

公羊夏齊人瀸于遂

傳瀸者何瀸積也衆殺成者也　注瀸者灰文瀸之爲灰積灰非一之辭故曰瀸積　疏曲禮下篇云四足曰漬鄭注云異于人也漬謂相瀸污而灰是也　釋文瀸子廉反二傳作殲積本又作漬

穀梁同左氏

謹案公羊作瀸音同義通　說文夕部殲微盡也从歹鐵聲春秋傳曰齊人殲于遂水部瀸漬也从水鐵聲爾雅曰泉一見一否爲瀸

左氏秋鄭詹自齊逃來

公羊秋鄭瞻自齊逃來
穀梁同左氏

說見上

二十年

左氏冬齊人伐戎
公羊同左氏
穀梁冬齊人伐我

謹案戎我字相類穀梁作伐我或因十九年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而譌　據古遺文戎戈戎我

二十二年

左氏春王正月肆大眚

注赦有罪也　釋文眚所景反　正義肆大眚者肆緩也眚過也緩縱大過是赦有罪也

公羊春王正月肆大省

傳肆者何跌也大省者何災省也　注跌過度　釋文大省所景反二傳作眚　疏省讀如減省之省也

穀梁同左氏

傳肆失也眚災也　疏肆大眚者謂放失大罪惡

謹案公羊作省假音字　書說命中惟干戈省厥躬釋文省息井反一本作眚洪範王省惟歲史記宋世家王眚維歲集解馬融曰言王者所眚職如歲兼四時也康誥人有小罪非眚釋文眚所領反本亦作省潛夫論述赦篇引康誥人有小

罪非省又乃惟省裁　爾雅釋邱水出其前淄邱釋文淄本或作潛字所景反　逸周書謚法解治而清省曰平不眚兆民曰思史記正義治而無眚平大省兆民思　龍城札記一古眚省通用周禮大司徒眚禮即省禮

左氏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公羊穀梁同公羊

釋文禦魚呂反又作御

謹案御禦音義通　書牧誓弗迓克奔釋文迓五嫁反馬作禦禁也正義曰王肅讀御爲禦固命其侍御僕從釋文御如字一音禦　詩谷風亦以御冬釋文御魚據反禦也徐魚舉反一本下句即作禦字縣子曰有禦侮釋文御魚呂反本又作禦音同　周禮馬質注鄭司農云亢御也釋文御魚呂反本亦作禦　左氏襄四年傳季孫不御注御止也正義止寇謂之禦御猶禦也故訓爲止　左氏莊十一年傳公子御說之辭也釋文御魚呂反本或作禦二十四年傳御孫諫釋文御魚呂反本亦作禦二十八年傳鬬御彊釋文御魚呂反本亦作禦僖二十二年傳不設備而禦之釋文御魚呂反本亦作禦文七年傳華御事爲司寇釋文禦魚呂反本又作御音同十一年傳司徒皇父帥師禦之釋文御魚呂反本亦作禦昭元年傳主不能禦釋文御魚呂反本亦作禦哀十一年傳

二子從公禦諸竟釋文御魚呂反本又作禦十四年傳侍人禦之釋文御魚呂反本亦作禦　穀梁桓十四年經鄭伯使其弟禦來盟釋文御魚呂反本亦作禦　爾雅釋言禦圉强也釋文禦本作御　說文𠂤部禦祀也从𠂤御聲彳部御使馬也从彳从卸卸解車馬也彳行也或行或卸皆御者之職也會意馭古文御从又馬　六書故御牛據切給侍左右前後也又魚舉切與禦通　漢書五行志下之上共御厥罰師古曰御讀曰禦又下之下同谷永傳若不共御師古曰御讀曰禦　荀子榮辱篇於是又節用御欲注御或作禦　莊子在宥篇注矯詐生而禦奸之器不其者未之有也釋文禦魚呂反本作御音同

二十六年

左氏春公伐戎

公羊公伐戎

穀梁同左氏

謹案春爲歲之始不應於此年獨去春字唐公羊石經首數字初以每行十字計之似亦無春字陸淳春秋纂例亦云無春字然疏引經文作春公伐戎則此春字爲傳寫者脫去耳當从左穀爲正

二十八年

左氏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公羊公會齊人宋人邾婁人救鄭

穀梁同左氏

謹案公羊有邾婁人三字或衍文

左氏冬築鄟

注鄟魯下邑　釋文鄟亡悲反

穀梁同公羊

釋文微左氏作麋

謹案公穀鄟作微或假音字水經注則以微爲是公穀釋文云左氏作麋麋眉古字通　水經注濟水篇濟水又北逕微鄉東春秋莊公二十八年經書冬築鄟京相璠曰公羊傳謂之微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魯邑也杜預曰有微子家　釋例土地名小國地僖六年微東平壽張縣西北有微鄉微子家案此杜氏以鄟微爲二地　儀禮士冠禮眉壽萬年注古文眉爲微　詩巧言文眉作麋少牢饋食禮眉壽萬年注古文眉爲微　詩巧言居河之麋釋文麋本又作湄音眉　左氏僖二十八年傳余賜女孟諸之麋注孟諸宋藪澤水草之交曰麋正義曰釋水云水草交爲湄李巡曰水中有草木交會曰湄古字皆得通用故此作麋耳

三十年

左氏夏次于成

注將卑師少故直言次齊將降鄑故設備

公羊夏師次于成
穀梁同公羊
謹案左氏莊三年傳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則次爲師再宿以後之辭此年經左氏無師字或脫字
三十二年
左氏春城小穀唐石經同
傳三十二年春城小穀爲管仲也　注小穀齊邑齊北穀城縣城中有管仲井大都以名通者則不繫國
公羊春城小穀
穀梁同公羊
疏二傳作小字與左氏異

謹案經書小穀別于桓七年穀伯綏來朝之穀今本左氏經亦作城小穀公羊疏以爲二傳作小字與左氏異或所据本不同
左氏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公羊冬十月乙未子般卒
穀梁同公羊
謹案釋例春秋長厤莊公三十二年十月戊午朔大又云十月己未二日則十月不得有乙未乙未爲十一月八日公穀作乙未字之譌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零五終

靈川秦培璠舊校
番禺金錫齡新校